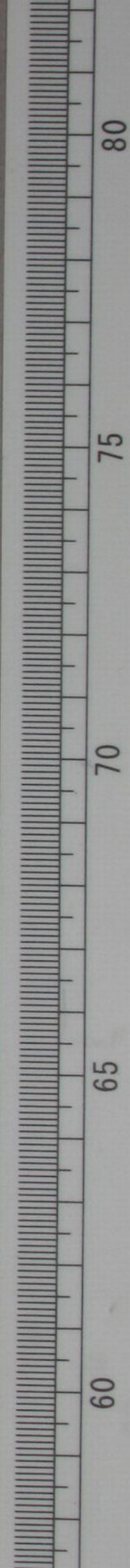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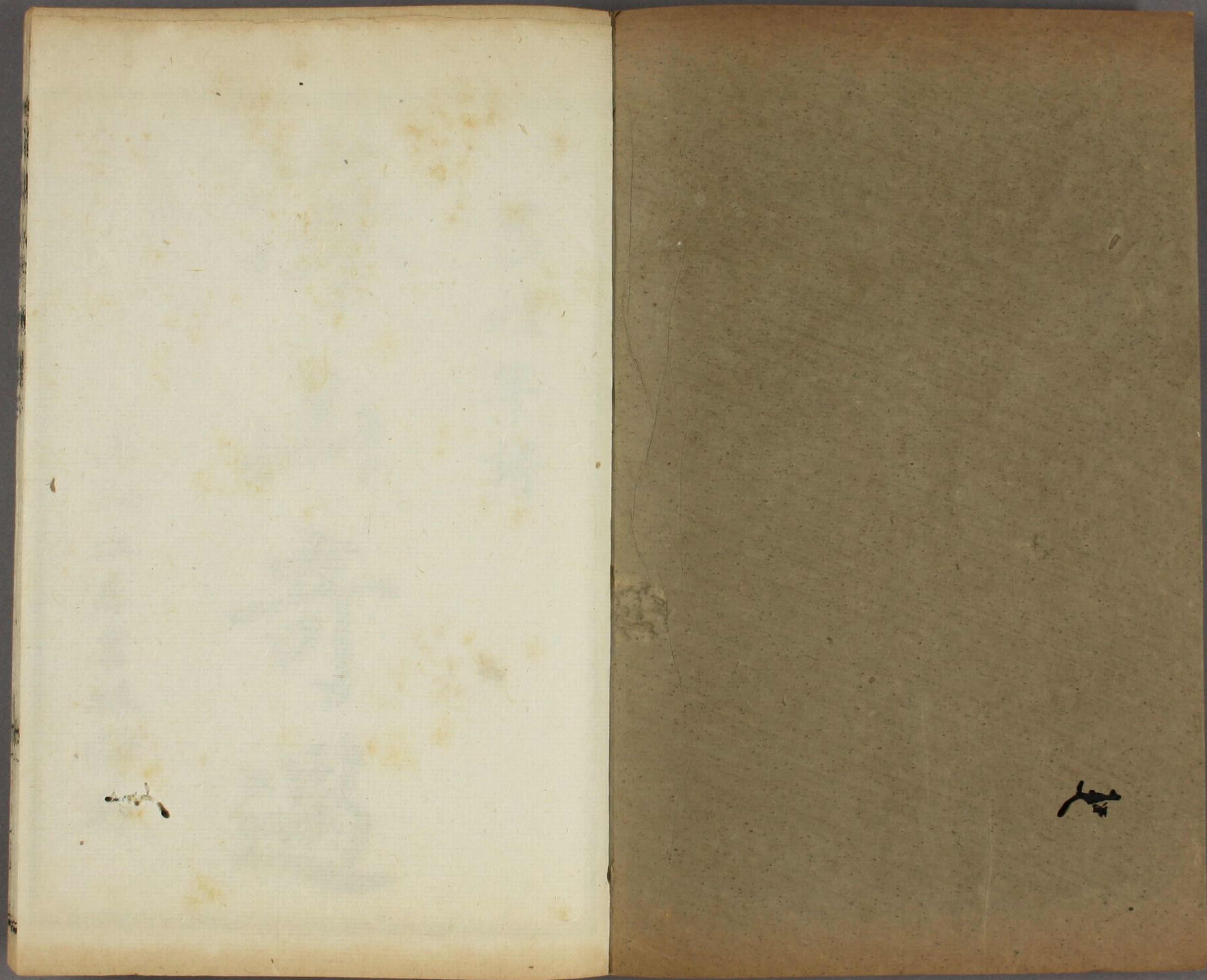


海山奇遇

江左書林石印





呂祖年譜

海山奇遇

上海江左書林印行

F0290-(17)

序

昔呂祖遊陸仙北海草堂現身說法以度良緣作賓翁自記數十則據實書寫如話家常此蓋以入世出世之蹟散動潛虛使知仙根甚重真道難逢功名不必戀世事不必貪寰瀛圖不必再遊黃梁夢不必重做所謂以身設教也細察其心比度盧生陳生更為暢快月生也愚幼讀列仙傳輒愛呂祖似於師有夙緣者後聞邯鄲院本因賦一詩曰名心冷在十年前要占盧生一着光不入黃梁卿相夢便携琴劍學神仙此又月之自覺而不費師之婆心者也一日入寺觀古畫見有青巾皂纒腰笛手拂者知為呂祖真容求而祀之尋又得涵三全書開卷大悟始知神仙事業皆在自已不在蓬萊三山也焚香頂禮願奉真宗自後考祖師事實必記其度人之地度人之時及所度者之顛末如一篇記敘非立傳也凡以誌度世之心精且詳嚴且慎也所載者竊怪仙書記載於呂祖生成出處之實彼此互異每欲考求其真以淺見而未果最後得淮海仙道緣匯錄一卷及賓翁自記一冊諸說紛紛於焉始定稽首座前願為吾師敬述年譜譜成有一老人長鬚五緜號吾山先生携一揚州俊士同稱南中人夔欬若洪鐘見年譜而悅之云得呂祖實際並為旁批數十行飄然而去月時方炊爐煮酒擬待幽人及排尊候教已不知其所之矣或以吾山者五口一山也南中者終南顛倒之語又詞名有南中呂必係呂先生也揚州俊士其即陸仙乎

凡例九則

- 一年譜崇實具載向來記敘紛紛不同茲編以草堂自記道緣匯錄為主蓋親承面受者視眾說為特真也
- 一呂祖善於游戲姓氏里居生年月日舉以示人者迄無一定蓋亦丹經之諭言也
- 一龍沙自明 清乃盛出然不過十而取一呂祖云一日大赴三千場其中數百壇不過取一二壇一壇中不過取數人重核實也
- 一海山奇遇多記度人之事韓何曹蓋其事蹟亦如呂祖多有同異此編特詳辨之師徒仙蹟而兩分明
- 一呂祖所度者皆係名實相符之士載在古書遺漏者少至於顯蹟紛繁不過萬中之一耳識者諒諸
- 一蕭洞玄玉常輩神仙鑑稱為呂祖弟子而宋朝太平廣記皆誌為貞元以前之人此編不敢拉入
- 一海山奇遇與詩集互相發明詩集略則海山詳詩集詳則海山不復再記
- 一海山奇遇亦有與詩小序相同者重編年也故不妨重出
- 一此書重在繫事繫年有足証神仙史鑑之訛者即或有未周詳處俟博古君子重補正之

呂祖年譜海山奇遇仙蹟總目

第一卷年譜凡七十三年內載六記

火龍傳劍記 羅浮訪仙記 黃梁夢記

第二卷 唐凡一百零五年

度柳仙 度張辭 度施肩吾 度韓湘 湘誤作湘 附韓湘不是神仙考

度李奇 邯鄲夢度盧生 度藍采和 度劉海蟾 度喬二郎 度劉方

度饒廷直 度馬仙姑 化茶坊女 度喬二郎 度劉方

牧童賦詩 哀南唐 度喬二郎 度劉方

仙蹟餘記六則 皆宋初事

第三卷 北宋凡一百五十一年

三頭六臂像 黃鶴樓 同海蟾度陳希夷 破瓜識 槐驗

三醉岳陽 瓦罐示異 兗州妓館 永康酒樓 度郭上憲

丁謂遇仙 度僧大雲 臺州退漲 宛魚放生 度僧法珍

點虬化龍 題詩天慶觀 警石直講 岳陽繪像 戲陳執中

谷說說國舅考 知來不知去 詩贈東老 度浴室僧 度石玉休

王鼓刀改業 梳化龍 仙東亭 石照亭改呂仙亭 度劉跛仙

遊黃鶴山 酬筆師 警陳澹然 警侯玖馬善 引韓魏公歸天 贈慧覺禪師

警巴陵守 度黃鶯 面斥惠卿 范純仁得黃白術 與滕生飲酒 贈陳烈

赤壁舟中示坡仙夢 遊黃州惠州兩度坡仙 丹賜李積

入終南記 參黃龍記 遊平都山記

度僧懷一 五代論 度黃澄虛 說麻姑化天妃記

度何仙姑 附載廣州增城何仙姑考

度牛生夏侯生 度耿仙姑

度劉海蟾 度劉方

度喬二郎 度劉方

度浴室僧 度石玉休

岳陽繪像 戲陳執中

宛魚放生 度僧法珍

永康酒樓 度郭上憲

同海蟾度陳希夷 破瓜識 槐驗

度僧大雲 臺州退漲 宛魚放生 戲陳執中

詩贈東老 度浴室僧 度石玉休

仙東亭 石照亭改呂仙亭 度劉跛仙

警陳澹然 警侯玖馬善 引韓魏公歸天 贈慧覺禪師

面斥惠卿 范純仁得黃白術 與滕生飲酒 贈陳烈

遊黃州惠州兩度坡仙 丹賜李積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張仙姑 度珍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游大庾

宮中治崇 神光觀畫像 遊朱明觀

度孫賈魚 同鍾祖度姚平仲 昌虛中 度張仙姑

第四卷 南宋凡一百五十三年 度譙天授 外記仙蹟八則 附碑說二則

度藍方 警御女之御 示劉法真 警黃若谷

度闕肇 戲道會 訓甯璋 題石二十字

度重陽 遊白雲堂 青城鶴會 福州飯店

遊江陵 與王岳州奕 潭州太平觀 同采和度藍喬

度廣真 携張天綱入四明山 元世祖勅封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第五卷 元凡八十九年 遊秦川 遊成都 遊江州會道觀

度方妙智 訪郝天挺 加封孚佑帝君 警似道

洞庭湖和張三手詩 治疽方 度呂山人 手上產芝

第六卷 明凡二十六年零四月 家慶樓 廬生再世 度陸潛虛 西苑面斤巖嵩

度廣陵徐氏及臨江李常達 演前八品仙經 陳將軍 陳仲醇得藥

嘉禾詩會 示冷生 唐宗室姓李名瓊字白王解 八品經傳趙性粹

再定八品經授復誠子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記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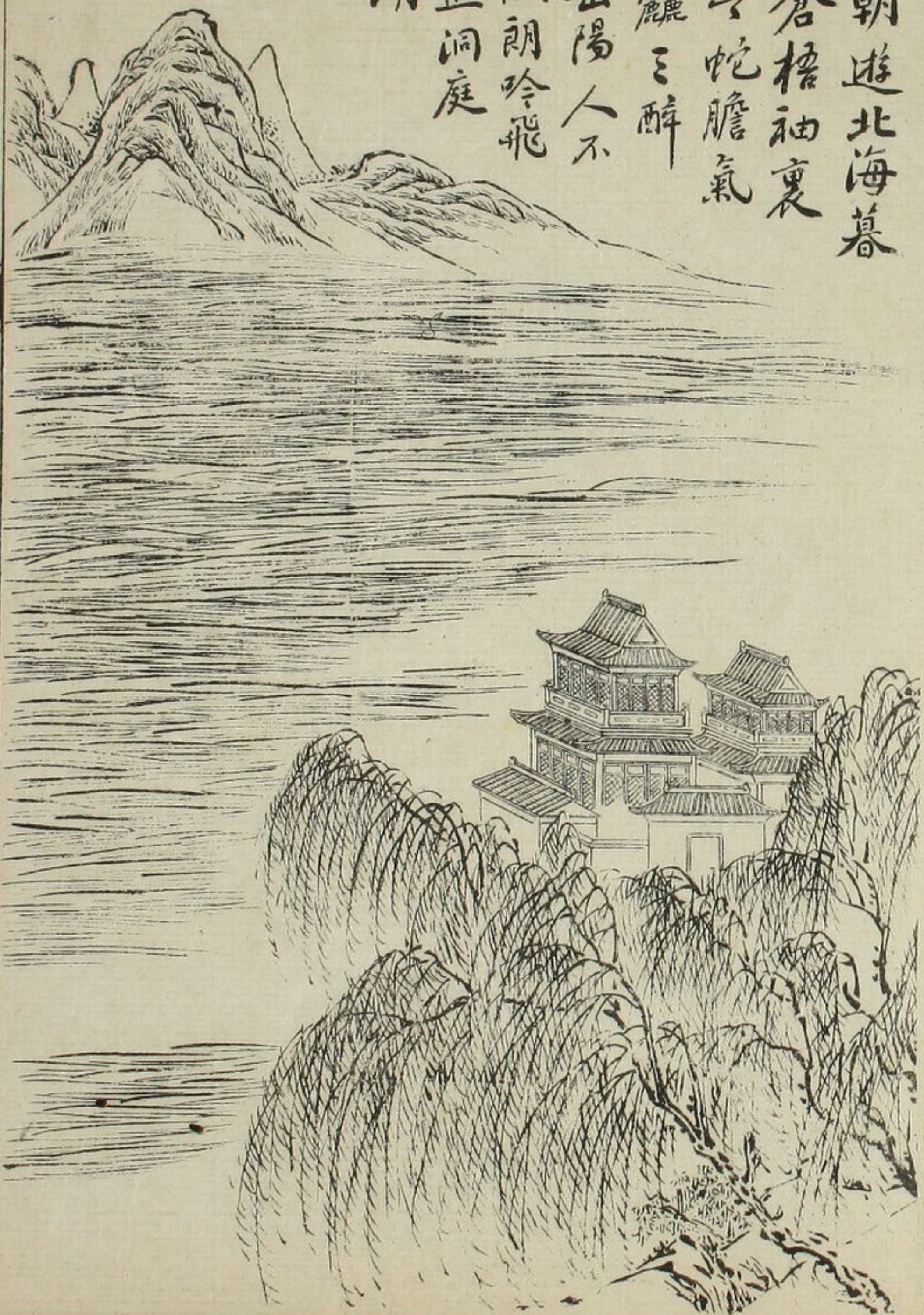
亂沙妙語二則

亂沙妙語二則

第七卷 國朝

攜手飛空 劍傳劉海石 敬仙報 示洪若臯 決科 邦江駐鶴
 燕山度七子 示李笠翁 示石天基 徐太隆刻後八品經 度傅先生
 傳忠孝誥 傳醒心經 涵三宮傳精微 三品真經 演禪宗正旨 涵三宮傳忝同妙經
 總跡 度劉體恕 度鄧東巖 度劉清虛 度黃一行 鵲磯現相
 封館留字 飛劍亭仙蹟 度陳德榮 石室靈蹟 仙才敏捷 雁字詩
 漢臯文會 鳳栖寺現相 仙東亭傳聲 丹木林三次現相 永甯道署詩

朝遊北海暮
 蒼梧袖裏
 青蛇膽氣
 鹿麕三醉
 岳陽人不
 識朗吟飛
 過洞庭
 湖



題朗吟過洞庭寶像

雲在長天月掛梧
洞庭風起浪花颯
吹開萬里煙波興
一路吟聲
正滿
湖



江上弟子火西月迷

呂祖師編年詩集年譜卷之一

海山奇遇仙蹟

年譜原引

神仙者長生久視之人也。蓬萊水淺海復揚塵皆極言其長久耳。呂祖師由唐迄今千有九十九年矣。往者既遠來者更長何年譜之勝紀哉。特其生世入世避世出世留世度世萬古不敝之真神其見於五代兩宋元明清朝者志傳仙書歷歷可考。故其年雖不勝紀而不妨強為紀之。使慕祖師者早目一新。並使後世之謂無仙者。知有仙。謂無長生者。知有長生。謂仙不久者。知有仙。久之能久也。年譜中兼載其修身普度顯化遊行壇社龍沙之蹟。凡以著其長存也。祖師云桑田改變依然在水作人間出世人於感言雖大而非夸也。遂為謹述年譜。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戊寅

月令輯要呂仙名巖字洞賓蒲州永樂縣人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誕生異香滿室天樂浮空有白鶴飛入帳中不見

凡作貞觀丙午年天寶乙未年貞元十二年以及八月初四日四月十四日昇者均誤詳後辨
仙鑑云呂祖係古聖王皇尊氏臨凡皇尊氏者因提紀之君也。治世二百五十載。遂位入太白山。養真得道。證位天君。仙經云天君在天宮。歷劫至天寶元年正月九日。侍元始天尊。凡與十極真大演說靈砂丹訣。奉諭於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降生河南呂宅。大振元風。
先世為河南永樂縣人。曹祖延之任。唐終河忠節度使祖渭。進士。終禮部侍郎。伯父四人。溫。貞元末進士。為衡州良。早恭。進士。和。進士。父讓。進士。海州刺史。母王夫人。誕生呂祖。幼名紹先。鶴頂龜背。虎體龍腰。翠眉鳳眼。修頸露鬚。鼻梁聳直。面白黃色。左眉角有一黑子。如筋頭大。後變赤色。兩足紋隱如龜。圻在襪襟中。馬祖見之曰。此子骨相不凡。口足風塵表物。他時遇盧則居。見鐘則扣。留心記取。見史纂及編年考

馬祖授
記非曰

目題墨像姓李名丑又云姓李名瓊皆喻言也詳後辨

己卯二歲

庚辰三歲

辛巳四歲

仙鑑云天資穎敏周歲至三四歲即能誦讀知孝弟親戚咸珍愛之

壬午五歲

癸未六歲

甲申七歲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八歲

仙鑑云五歲就外傳居燈火三四年凡典墳百家無遺本傳云少聰敏日記萬言矢口成文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九歲

丁亥十歲

戊子十一歲

己丑十二歲

庚寅十三歲

辛卯十四歲

壬辰十五歲

甲午十七歲

乙未十八歲

丙申十九歲

丁酉二十歲

時年二十歲仙鑑云年二十父命婚劉校尉女既長身長八尺二寸淡黃笑臉微癖喜頂華陽巾服白襪衫繫大皂帶狀類張子房又似太史公一按武昌黃鶴樓有呂祖數十代元孫題匾樓頭可見仙嗣有人也本傳與仙鑑有二十不娶結縵未近之說不可為訓特正之

戊戌二十一歲

己亥二十二歲

庚子二十三歲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二十四歲

壬寅二十五歲

癸卯二十六歲

甲辰二十七歲

敬宗寶曆元年乙巳二十八歲

丙午二十九歲

文宗太和元年丁未三十歲

戊申三十一歲

己酉三十二歲

庚戌三十三歲

辛亥三十四歲

壬子三十五歲

癸丑三十六歲

甲寅三十七歲

乙卯三十八歲

開成元年丙辰三十九歲

丁巳四十歲

戊午四十一歲

己未四十二歲

庚申四十三歲

武宗會昌元年辛酉四十四歲

壬戌四十五歲

癸亥四十六歲

時年四十六本傳云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道緣滙錄云會昌間功名失意仙鑑云四十六歲赴試長安亦同特其作天授二年則非也

甲子四十七歲

乙丑四十八歲

丙寅四十九歲

以上三年即在失第之後浪遊江州

火龍傳劍記道緣滙錄

呂先生會昌中功名失意遂遊江州至廬山遇萬仙公弟子火龍真人姓鄭名思遠號小祝融世稱神醫遇人有疾則書符誦祝立見消融與上古祝融氏相類仙鑑作祝融氏非也祝融氏位真人見呂祖骨相清靈遊心世外即傳以內丹煉己之訣製成通天靈劍即天並詩曰萬里誅妖電光繞白龍一片空中矯昔持此劍斬妖魔令贈君家除煩惱臨別囑曰子可居此山以完玉煉他日聞鐘聲響處乃得聞金煉之訣遂去

據此則仙鑑先遇鍾祖後遇火龍之說非也惟本傳與此相同又徵異錄云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遊廬山遇火龍真人授天遯劍法後遇鍾離祖師授以金丹大道序次井然

宣宗大中元年丁卯五十歲

時年五十江州望江亭自記云三舉進士不第因遊江湖五十道始成一或曰兩舉或曰三舉均就會昌中言五十道始成則係大中元年也始成者初得小成也

戊辰五十一歲

己巳五十二歲

時年五十二。草堂自記云。予年五十二。修得內丹。依然儒士。寄身家園。混俗人間。亦時有廬山之遊。本傳作混俗。貨墨於人間。

庚午五十三歲

本傳云。年五十三。歸宗廬山。歸宗者。歸依仙宗。將欲修大道於廬山也。

辛未五十四歲

壬申五十五歲。癸酉五十六歲。甲戌五十七歲。乙亥五十八歲。丙子五十九歲。草堂自記。予年五十四至五十九。寄跡廬山。養靜入省。父母出臥煙霞。讀三教書。玩一壺景。往來輕健。道全其形。正在此時也。

丁丑六十歲

遊羅浮山。有贈羅浮道士詩。○綱目。大中十一年。上好神仙。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

羅浮訪仙記 道錄 羅浮山

大中十一年。呂祖遊羅浮山。訪軒轅集。集羅浮道士也。得桐君之傳。修煉羅浮山中。數百餘歲。容顏不衰。呂祖往訪之。適集被召入朝。獨自盤桓山內。忽遇馬仙來遊。相得甚歡。馬名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遇魏伯陽。傳以大道。以大中十年歸家。借竹杖化形而去。十一年春。在梓潼白日飛神。既而訪勝羅浮。得見呂祖之面。曰。大仙伯也。軒轅還山。行過石橋。見石樓有二人下迎。一馬自然。携竹杖掛酒瓢。一位裏青巾。衣黃衫。麻鞋皂緜。背劍執拂。如功曹使者。集問之。自然代答曰。呂先生有出塵之志。度世之心。集愕然曰。得見何晚也。聚首言心。臨別作詩贈軒轅而去。○呂祖是時未遇鍾祖。仙鑑云。馬自然曰。此正陽首徒純陽子也。○馬自然有二一係大中間人。自然其字也。一係劉海蟾弟子。自然其名也。所作道歌有五。遇海蟾為弟子之句。後人混為一人。殊不知海蟾遊跡在燕王劉守光稱帝時。得道於後唐之間。距大中七十餘年。豈有海蟾未遇呂祖。其徒孫先成道者。戊寅六十一歲

開居家山

懿宗咸通元年己卯六十二歲

時年六十二。本傳云。咸通初舉進士第。

黃梁夢 道錄 溫錄

咸通初。呂祖奉親命入長安赴試。至酒肆中。浩然嘆曰。何日得第。以慰親心。何日得道。以慰我心。旁有一道翁聞而笑曰。郎君有出世志。耶觀其人青巾白袍。長鬚秀目。手携紫杖。腰懸大瓢。書一絕句於壁。曰。坐臥長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呂祖大驚。窺其狀貌奇古。詩情飄逸。因揖問姓。氏道翁曰。覆姓鍾離。名權。字雲房。呂祖再拜延坐。雲房曰。子可吟一絕。子欲觀之。呂祖遂書其後。云。生日儒家遇太平。懸纒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雲房見詩。暗喜。因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呂祖忽困倦。枕案假寐。夢以與子赴京進士及第。始自州縣而擢郎署。臺諫給舍。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妻。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妻孥分散。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興浩嘆。恍然夢覺。雲房在旁微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祖竦然曰。翁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項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悲。且有此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呂祖感悟。知功名皆幻境。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願求度世術。雲房故辭曰。子骨節未定。志行未堅。若欲度世。須更數世可也。呂祖叩頭乞度。誓修現在良因。雲房曰。子尚有數年塵緣。猶未了也。翩然別去。呂祖如有所失。不得已。強赴春闈。名書雁塔。呂祖啞然曰。又入黃梁夢耶。慎勿至立馬風雪時也。庚辰六十三歲

時年六十三。始通任籍。自敘云。咸通二年冬。赴江州德化任。

辛巳六十四歲

時年六十四歲。出任江州。復遇鍾離祖師。陳上陽云。以科舉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廬山遊澧水之上。遇正陽授道。

入終南記

咸通三年。呂祖宰江州德化縣。六月。炎天遊廬山避暑。忽聞鐘聲。響鍾祖從山中出來。心知其時到也。即求指示。前逢鍾祖。即指坐林間。授以金丹妙旨。並教其致仕歸家。早入終南。呂祖即抽晉解組。卜吉小陽之月。即往從師。行次終南第一層。即見師面。鍾祖曰。真信人也。子得失龍之法。今已煉還童體。當此六十四歲。卦氣盡而返於天。復成乾象。可號純陽。元始賜此號。又云。而今而後。子即吾山中友也。為更名崑字洞賓。並免其結卷。靜坐以煉還丹。私心易之。臨爐三次。不就。中心茫然。鍾祖曰。人心未死。火候不嚴。故也。必再冥心入於泰定。乃可。一日坐榻上。香冥中。忽云。自長安歸家。人皆病歿。心無悼。但厚備棺具。已而歿者皆起。忽云。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只酬其半。呂亦無所爭。委貨而歸。忽云。有丐者倚門求施。與以錢物。內嫌其少。再為與之。丐嫌其遲。俾恣慢罵。呂祖皆禮謝。丐者笑而去。忽云。牧羊山中。遇虎來過。呂居羣羊之中。虎目舍羊視呂。若貪人而賤物者。呂知其不可免。直前當之。虎釋去。忽云。居深山。草舍觀書。俄來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光艷照人。妝飾靚麗。自言歸途迷路。借此少憩。夜逼同寢。呂竟不為動。忽云。出郊歸家。舍中所有盡為劫盜。席捲殆無。以供朝夕。了無愠色。忽云。躬耕自給。於鋤下。見金數十餅。速掩之不取。又於坊肆買古銅硯。歸磨之。金也。即訪主人。還之。忽云。有瘋狂道士。在城中市藥。自言服者立死。旬日不售。呂異之。因買藥歸。服之。無恙。忽云。春江冰發。喚渡至中流。風濤掀舞。端坐舟中。不動。竟亦無虞。忽云。獨在室中。見奇形怪狀。鬼神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一無所懼。復有夜叉數十。械一囚血。肉淋漓。哭曰。汝宿世殺我。急償我命。呂曰。殺人償命。其又奚辭。遽索刀繩。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鬼神皆不見。雲房撫掌而下。曰。塵心難滅。仙才難遇。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也。

吾見汝心君大定。魔光十現。而皆不為所折。得道必矣。

師自云。人言鍾祖試我。而不知為我自試也。凡二三。第令于十試。亦然是言也。以十試為人間之事。必未嘗守己持心。經過魔障者也。但功行未滿。授子黃白秘術。可以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問曰。所作庚辛有變易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呂祖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於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因與之敘棄世得道。來歷且言。受苦竹真君記曰。此後遇有兩口者。即汝弟子。若得其人。以吾日月交并法傳之。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子來終南。未入妙境。子居鶴頂。能從遊乎。呂祖即隨往。星月交輝。四顧寂寥。雲房執手偕行。纔數步。恍如騎快馬。歷山川。俄頃至洞南門下。鑰矣。雲房以鐵杖敲之。門忽自開。豁然明朗。仙籙與本傳俱作。以碧綠紫。呂帝從門。登一高峯。至大洞門。東前有二虎。踞守雲房叱之。虎伏不動。引入金樓。玉臺。珍禽琪花。光景照耀。氣候如春。相與坐盤陀石。飲元和酒。三杯。俄有一青衣雙鬟。金鈴朱裳。翠袖雲履。玉佩異香。氤氳持蠟紙金書曰。羣仙已集。蓬萊上宮。要先生赴天池會。論五元真君神遊記事。雲房將去。呂祖慮其不返。賦詩送曰。道德崇高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乙與貧儒換骨丹。雲房曰。汝但駐此。不久仍還也。遂望東南。乘紫雲而去。呂祖將所附素書。披閱玩誦。旬日。雲房又回曰。子在此。岑寂得無憶歸否。呂祖曰。既辨心學。道豈有家。山思乎。雲房曰。善哉。吾今以九轉金液。大還丹法。傳付於子。夫道有分。合陰陽之妙。守陰則只是魄。守陽則只是魂。若能聚魄合魄。使陰陽相會。是謂真人。呂祖問曰。魂魄冥冥。至理甚深。何以全形。雲房曰。慧發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丹既成。身乃飛輕。呂祖問天地日月四時五行水火龍虎鉛汞抽添。河車內觀十魔九難。等事。雲房悉傳。以上真訣。洞達條明。又問有何證驗。雲房曰。始也淫邪盡絕。外行兼修。採藥之際。金精充滿。陰魄消融。次心經湧溢。日出甘液。次陰陽搏擊。腹鳴如雷。次魂魄未定。夢寐驚恐。次或生微病。不療自愈。次丹田夜暖。形容晝清。次若處暗室。而神光自現。次若抱嬰兒。而上金闕。次雷鳴一聲。闕節。

海山山貴

卷一

唐朝

上海江左書林印行

通而驚汗四溢。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飛墜。或化血為乳而漸畏腥羶。或慶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境無心。次吹氣瘵疾。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日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癡痕銷滅。次涕淚涎汗皆絕。次三尸九蟲盡除。次內志清高。孤景清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遊。夢寐自少。神強氣聚。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坐臥常生。次靜中常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如遊華胥。樓台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見。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錄受圖。紫雲滿目。金光罩體。或見赤龍飛。或見玄鶴舞。彩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散空。神女下降。出入聖道。遙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時也。呂祖開言。得大歡喜。雲房又授以入藥鏡一集。曰。得此採取。火候皆明矣。問何上真所作。雲房曰。崔公名汪者。手著仙杖已高。為立元真人也。呂祖讀而贊之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雲房曰。予初於終南山壁間得靈寶經三部。上曰元始金誥。中曰元皇玉籙。下曰太上真元義。凡數千卷。予撮其使為靈寶畢法。為三乘六義十六科。蓋明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升降之道。氣中生水。水中生氣。心腎交合之機。以八卦運十二時。而其要在艮。以三田互相反覆。而其要在泥丸。至下手功夫。始借咽氣漱液為喻。而真炁口訣實在口口相傳。不在文字間也。又以神丹數粒相示。曰。此非世間五金八石。乃是異寶合成。有質無形。如雲如火。如光如影。可見而不可執。服之與人魂識合為一體。輕虛微妙。非有形之丹也。子他日金液功成。亦須煉此隨身。乃能點枯骨。度有緣。起不識字之羣生。拔塵海中之九族也。復贈詩一章。曰。知君幸有英靈骨。所以教君心恍惚。合元殿上水晶宮。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遇真訣。須要執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刀圭內。有龜蛇顛倒縮。三尸神須打撒。進退天機法。六甲知此三要。萬神歸來。駕火龍離九闕。九九道至成真日。三界四府朝元節。氣翔翔兮神烜赫。蓬萊便是吾家宅。羣仙會飲天樂喧。雙童引入升玄客。道心不退故傳君。立誓約言觀酒粒。達人兮莫亂說。遇友兮不須

當仁不讓何等志量

訣莫怪頻頻發此言。輕慢必有陰司折。執手相別意如何。今日為君重作歌。說盡千般玄妙理。未必君心信也麼。仔細分明付與汝。保惜吾言上大羅。呂祖開言盡語。塵俗復盡。問三元三清三寶三鏡之說。雲房曰。第一混洞大無元。從此化生天寶君。治玉清境。清微天宮。其氣始青。第二赤混太無元。從此化生靈寶君。治上清境。禹餘天宮。其氣玄黃。第三冥寂玄通元。從此化生神寶君。治太清境。大赤天宮。其氣玄白。故九天生神氣。經云。王號雖殊本同一也。師云。此特分三君各為教主。而又一氣相連。此向乃三洞尊師也。授受將畢。忽聞有扣戶聲。啟視見二人。體凝金碧。相揖共坐。乃清溪鄭思遠。太華施胡浮也。思遠曰。適為真人尹思逸。丹成致賀。并造仙扉。施曰。此一侍者何人也。雲房曰。本朝呂海州之子。少習儒墨。性靈心悟。大中間得遇鄭公。傳以玉液還丹。天遯劍法。既與子邂逅。長安酒肆。志心奉道。始通陰陽制煉。形神入道之微。施笑曰。二師皆得此高弟子耶。鄭正色曰。此雲房先生之正傳。吾與子當贊成之。施亦起敬曰。形清神注。目秀精藏。子欲脫塵俗。可示一詩。乃授以金管霞箋。靈膠犀硯。即獻詩曰。萬劫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覺非輕。拋家別國雲山外。煉魄全魂日月精。比見至人談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遇高真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二仙嘆其才清。各以所秘相贈而別。師云。鍾師復賜仙方。時春禽嚶嚶。雲房於洞口題曰。春氣寒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嶽。雲歸復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清。啟奏功行以泄仙潛。恐汝不能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相見。取筆於洞中石壁上。草書曰。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魄混。合上昇。俄有二仙綃衣霞彩。手捧金簡寶符。云。上帝詔鍾離權為九天金闕選仙使。拜命訖。雲房謂洞賓曰。住世修功。他日亦當似我。洞賓曰。嵩志異於先生。必度盡眾生。方昇上界。時翔鸞舞鶴。玉節金幢。仙吹嘹唳。雲房與捧詔二仙乘雲冉冉而去。

壬午六十五歲 是時鶴頂間居。有懷火龍先生。鍾離先生之詩。 癸未六十五歲 甲申六十七歲 母山山責 卷一 唐朝 五 上海江左書林印行

草堂自記云鍾祖去後二年子居終南山中殷勤修養金液大丹九還功成十月神全開取金丹妙道
放為詩歌時咸通甲申之六年也

乙酉六十八歲

參黃龍道錄

南康志
黃龍山
在縣西
三十里
廬山志
由西道
入隘口
兩山對
峙西北
為廬阜
東南為
黃龍山
晉時文
女仙跨
黃龍昇
天處也

咸通七年呂祖金丹已成不覺洋洋自喜乃復縱遊廬阜至黃龍全書作武昌黃龍山誤值誨機禪師升座呂祖
登榻鼓堂聽講師詰座下何人呂祖曰雲水道人師曰雲盡水乾何如呂祖曰曠殺和尚師曰黃龍出
現呂祖曰飛劍斬之師大笑曰咄此固不可以口舌爭也因問汝功夫如何呂祖曰一粒粟中藏世界
半升鐺內煮山川師曰這守尸鬼耳呂祖言爭奈囊儲不死藥安知與佛有參差師指鉢杖云饒經
千萬劫終是落空亡呂祖豁然大悟乃留一偈曰棄却瓢囊滅碎琴大丹非獨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
後囑咐凡流着意尋逐拜禮辭去○又五燈會元云呂真人常遊廬山歸宗寺未幾道經黃龍山值黃
龍禪師升座呂祖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尸鬼呂曰爭奈囊
儲不死藥安知與佛有參差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恍然大悟再拜求指歸言下頓契○仙
佛同源云黃龍海機者乃商山四皓之一夏黃公所化也初引鍾離祖師見東華帝君王玄甫繼托跡
於廬山之黃龍寺架箭張弓以俟呂真人其慈悲可謂至矣其所啟發者正復不少則呂祖之受益黃
龍黃龍之傳燈呂祖使其集大成歸神化者豈淺鮮也哉

遊平都山道錄

咸通中呂祖由南康黃龍山之湖南泛覽彭蠡洞庭復由楚入蜀聞王方平陰長生常在平都因往訪
之不遇遂遊青城山他日再過平都方平一見即驚曰神仙宗伯也相得甚歡是時乙酉之歲七月
元呂祖臨別題詩於壁云孟蘭清曉過平都天下名山所不如兩口單行人不識王陰仙館甚清虛又
曰一鳴白鶴出青城再謁王陰二友人日月惟思三島樂擡眸已過洞庭春○武陽舊志唐懿宗時有

呂仙師者來遊錦江每歇崖洞中數日不出人怪之跡其臥處只見衣冠草履委棄於地已不知其所
之矣○呂祖詩云曾於錦水為蟬脫或即此也

丙戌六十九歲 丁亥七十歲 戊子七十一歲 己丑七十二歲 庚寅七十三歲

以上五年聖神功化之極道德崇高之時也 草堂自記云咸通中甲子感黃龍之示更窮萬仞之功
北登醫吾閭山了却歸空大道自此則神滿太虛法周沙界度人心事無岸無邊○錦州志仙人巖在
醫吾閭山北鎮廟東北孤石峭拔上錫呂仙聖像又名呂公巖想即煉神處也

卷之二

小引

古仙云度人先度己成己後成人以上七十三歲呂祖大道圓成已將自己度矣向後長生久視萬劫
長存其歲數不煩俱書惟于每朝之末總書若干歲一句餘皆省文至歷朝甲子及改元繼統之事又
當序次分明方於度人濟世靈踪以便因時實錄如此則年譜互有發明而遊行顯化遇之成道見之
生光者遍山逾海事與人並傳真奇遇也故名曰呂祖年譜海山奇遇云

辛卯咸通十三年 是時呂祖大道圓成還家省墓

度柳仙道錄

柳仙本郭姓呂祖同鄉也幼失怙恃孤哀無依海州公憐而育之取名寄兒言郭家寄命之子也幼伴
呂祖讀書性靈識字呂祖道成還家省墓行至南郊蒲陰村適郭寄拜掃荒邱呂祖惻然憐其心慈年
老即以成丹服之頓覺神清骨變呂祖乃陳詞墓所拈香下拜曰使崑度盡有緣九族同昇上界復至
家覩妻子臨別囑曰汝且安居俟他日重相見也遂携郭寄同去郭平生喜值柳自號柳青一號青青
子年高體健人稱柳仙亦呼老樹精久並忘其為郭姓也呂祖即為更之柳其姓榮其名並歲以詩曰

海山山賁

卷二

唐朝

上海江左書林印行

好個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言其有年華。有識見也。

柳真人自記曰。世有以余為柳精成道者甚哉。誤也。經云。人身難得。中上難生。真師難遇。又呂祖云。萬劫千生得個人。須知先世種來因。豈有物類成道者哉。吾姓郭性喜植柳。自號柳青。長生久視人。遂稱吾柳仙耳。

仙鑑云。呂祖步南郊。見一人坐柳樹下。問其從來。即行童寄兒。為主家零落。繼死柳樹下。一靈耿耿。常出現形。呂祖曲為點化。付成丹服之。易其魔相。令守爐執炊。呼曰郭上。竈誤矣。仙傳

辭咸通初進士下第。遊江淮間。浪跡數年。遇呂祖得聞道術。常養氣絕粒。好酒耽棋。洋洋自喜。不少羈勒。一日至鹽城。匪類乘其醉。與相競力。令見而繫之。既醒。作述德陳情二詩以獻。其述德詩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宗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影。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令見詩。知其為風雅道德之士。急釋之。並求其元要。辭以令方宰劇邑。未暇志玄。但書呂祖詩以開其意。曰。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令拜服。他日將與令別。復口占云。張辭張辭他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已遙遙出天外。其後于江南上昇。于是南遊諸名山。遇談爐火術者。辭大晒之。命筆題其壁云。爭奈鳥金沙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朝花發枝。明朝花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度。

編年先有示張辭秀才詩。先生歸家後。出遊江淮。試靈劍。斬長蛟。至洞庭湖。登岳陽樓。自飲雲房。忽降曰。來踐前約。上帝命汝眷屬。悉居荆山洞府。劉夫人在家子之名。字。已注玉清。三月十八日。引拜苦竹真君。酬傳日月交併法。苦竹望而嘆曰。真仙宗也。復上朝元始玉皇。勅授選仙使者。自此在人間隱顯度世。變化莫測。仙鑑與本傳作六字也是時有洞庭湖君山頌詩。草堂自記。余作君山頌之前。雲房先生約於洞庭相見。浪跡

至此拱候雲車。翹首青霄。徘徊嘆曰。先生來曰。上帝命汝眷屬。悉居荆山洞府。適日復朝元始玉皇。勅授選仙使者。是時有赴瑤池仙會。留題寺壁。寄學道諸君詩。有醉後以道袍戲質酒家詩。有知音難遇仍還星

清廬山詩。有過洪都西山。過施希聖詩。度地仙施肩吾。肩吾字希聖。睦州分水人。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長慶中。即携家隱洪州西山。退藏不出。自稱元和進士。長慶隱淪。嘗結廬于西山窮究延年之學。得旌陽五種內丹。及存神仙方。又得太極真人杜沖十六字訣。曰。一靈妙有法界融。通離種種邊。先執厥中希聖守。此保固形軀。四十年來。未能入化。咸通初。呂祖來遊。見其趣向。煙霞授以金液還丹。大道秘修之。遂成真仙。嘗作西山靜中吟。曰。重重道氣結成神。玉闕金堂逐日新。若數西山得道者。連予便是十三人。其同心道友。李文英。拜為弟子。仙鑑作長慶

授以大道時。呂祖尚未修女。能。以道授。施。此。序。時。正。之。安。

季卿江南人。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葦下。嘗訪青龍寺僧。不值。時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揖季卿。同坐。適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舊路。因長嘆曰。安得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渡淮濟江。而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也。乃命僧童折一竹葉。作舟。置圖中。渭水上。曰。君但注目。此舟則如君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之。覺渭水生波。葉舟漸大。席帆既張。恍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至禪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夕風。急亂鴉。又向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峰立。次日。至潼關。登崖。題句于闕門。東。普通寺。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客。還勝羞不歸。凡所經歷。亦如前願。旬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于門。側題江亭晚望詩于書齋。云。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

寰瀛圖度陳季卿

寰瀛圖度陳季卿

寰瀛圖度陳季卿

寰瀛圖度陳季卿

寰瀛圖度陳季卿

寰瀛圖度陳季卿

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來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妻曰。吾試期已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權乃吟詩一章。別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悽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冷半衾。又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淡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越試期。一更後。復登舟而逝。家人慟哭。傷其去矣。復遵舊路。至于涓涓寺。宇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曰。侯六十日後。方知耳。時日將晚。僧尚不至。山翁亦別去。季卿還寓所。後二月。其妻子齋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並留別二章。寔非夢也。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猶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尋見山翁。始知其為呂祖也。遂從遊不返。

仙史曰。以夢覺夢。呂祖原是會家。世人知邯鄲夢。而不知寢瀛圖。何也。此則悲涼悽愴。與邯鄲之熱鬧榮華。皆使人哀樂盡興。真奇觀也。事見慕異記。神仙鑑。太平廣記及全唐詩小記。

度僧懷一

懷一本越人。時住青州雲門寺。凌晨欲上殿。燃香有二道流。英爽絕俗。願懷一曰。有一奇境。能往遊乎。懷一曰。可。即與入山。花木芬芳。泉石幽勝。或連峯排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不可殫述。久之。覺餒道流已知曰。山桃可以療飢。授一枚。大如斗。奇香珍味。非人間所有。食訖。即凌波不濡。升虛不礙。橋身雲表。振袂空中。仰視日月。下窺星漢。無幾。復歸舊居。已期月矣。道流謂曰。吾回姓。此吾徒郭柳也。子已遊蓬萊。當先得仙。復歸於釋。乃去。懷一自此不食穀食。一旦回越。與父母話其事。欲往雲遊。遍歷名勝許之。

慈宗置戒壇。度僧尼。民間翕然崇佛。乃輕道重釋之時也。呂祖引懷一入道。正是急水下篙。壬辰 癸巳

攝宗甲午乾符元年

乙未 丙申 是歲王仙芝陷淮南。丁酉 黃巢陷沂鄆 戊戌 己亥 庚子 改元廣平。黃巢陷東都。入長安。稱大齊皇帝。

以上九年。呂祖佩劍執拂。青巾草履。往來名山。

有下廬山。遇軒轅集來訪詩。○有贈俠客劍客等詩。○有贈嵩高上下石室主人詩。○有遊華岳過馬湘。○有商山度韓清夫詩。

度地仙韓湘

湘字清夫。韓昌黎之從姪孫也。貞元末年。九月初三日。幼而奇異。不入名場。遇小洪崖先生。傳以清修之法。童真不漏。號元陽子。行蹤無定。放浪不羈。長慶間。韓湘登進士第。昌黎教湘讀書。應舉似汝兄榮。湘對曰。孫與公所好相異。因作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詩以言其志。公知其不可強也。及公貶潮州。韓湘隨侍。一日抵藍關。風寒雪緊。忽聞有笛聲。迎馬首吹來。至則韓湘也。公大喜。即携同傅舍。仍欲以功名期之。湘笑而不答。臨別出藥一丸。與之曰。服此可禦瘴毒。飄然而去。咸通末。避居商山中。欲煉丸華神丹。未知火候。精微。呂祖來遊。因以鍾祖秘法付之。

韓湘不是神仙考

韓湘字比渚。愈之姪孫也。愈兄弁。弁子老成。即老成子。湘登長慶三年進士。能詩文。與一時士大夫相倡和。生平在功名中。未嘗學仙。長慶間。姚武功有答韓湘詩云。昨聞過春闈。名係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難測。又有送韓湘赴江西從事詩云。年少登科客。從軍詔命新。行裝有兵器。祖席盡詩人。湘嘗送文公過潮州。令昌黎集中有次會江口。示姪孫湘二首。又左遷至藍關。有示姪孫湘一首。即賈島亦有寄韓湘詩。均見全唐詩內。並無落拓不羈。少遊雲水之事。此可見其非仙也。然則韓仙一事。豈遂無人乎。亦非也。道緣滙錄云。昌黎從姪孫有韓湘者。貞元末年九月初三日。生幼而奇異。未入名場。遇小洪崖張龜傳。以清修童真不漏。號元陽子。遂乃放蕩形骸。歸宗元教。長慶初。韓湘及第。愈教讀書。

應舉似乃兄榮湘對曰孫與公所好相異因作言志詩云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餐瓊液凌晨
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遠酒能
開項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去看仙葩愈知其不可強也湘自言能造奇花愈令試之湘乃取一盆寔以
土須臾出牡丹一叢紅艷異常花辨中有金字詩一聯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問此
何意對曰久自知之後愈貶潮州道過藍關大雪不能前進而韓湘適至為掃除其雪愈方悟花中詩
意乃為八句足成之愈亦稍釋旅懷即携同傳舍仍欲以功名相期作詩云才為世用古來多如子雄
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臥烟蘿湘笑而答云舉世都為名利醉伊余獨向道中醒他時
定自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臨別出藥一丸與之曰服此可禦瘴毒飄然而去咸通末湘年六十餘
復遇呂祖於商山得授神丹之學乃飛昇馬令人知有湘而不知有湘蓋因湘湘二字魯魚帝虎之訛
也以湘為仙則誣湘由是湘之事盡歸于湘湘之事盡歸于無矣今特並其事而互發之使人知韓湘
乃功名韓湘乃神仙也湘者清淺水貌故號清夫云或言昌黎猶子或言昌黎外甥或言上二郎子或
誤若斯早茲以道緣滙錄為正並合事跡相同者附焉按韓若雲韓仙傳皆附會無稽茲不贅論

度何仙姑道緣滙錄
仙姑永州零陵人也父諱英母鍾氏喜清淨布施一夕夢遊瀟湘之濱見水面有縞衣女子足踏大白
蓮花浮波而至曰吾瀟湘神女也將寄汝家一遊人世母注目久之覺而有娠以元和三年十一月初
一日生生不食乳母攪蓮粉飼之年八九姿容端麗喜人女道觀遊諸女冠教以經書文字若素熟習
者十三歲恬恃俱失姑與老蒼頭守己幽居性甘茹素有求布施者亦如父母在時皆樂助焉後有南
岳觀老女冠慕姑改注生真君像臚中忽得黃庭經兩卷有跋云何人有緣何人有福若得此經瑤
池快樂姑見而喜之以為兩何字雖無定詞而今則明明合我也請以他經易歸老女冠慨然相與自
此家居長誦黃庭年十八守貞不字就家上女冠焚香掃地拜禮扶桑帝君久之有青童奉東華命降

於其家授以紫芝丸餌之並為講黃庭琴心三疊液咽靈液之法姑受之自此則體生光華氣香蘭郁
滅百邪玉鍊顏矣零陵有求聘于姑者姑乃伴狂作癩出入零陵市上汚體穢形人乃目為瘋癩而不
之顧亦有強稱為仙姑者姑乃益加譎晦年六十鄉里人多物故而姑仍如二十許人適呂祖南遊衡
湘見姑於市上知為上根道器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能談休咎度入終南拜見鍾祖教以
神丹服食遂能身輕步虛上下無礙呂祖曰功夫至此以臻大乘乃引之東遊見少陽祖師又引見本
公金母金母携回閩苑命掃蟠桃落花積功已深陞東海青霞洞真大元君道號一陽嘗從呂祖遊行
世間顯跡最盛云

考何仙姑有二係廣州增城人何泰次女幼隨女伴入山採茶失侶迷徑見東峯下有一高冠道士
姑狂拜道士與一桃食之頓忘飢渴後夢神人麻姑教食雲母粉久之往來山谷輕身飛行則天長
壽間詔命赴關行至中途躡身上樹杪不知所之其後在豫章累現于麻姑壇上女仙傳所謂送子
三仙者即廣州何姑與魏姑麻姑也

度地仙李奇晚唐高士傳
華陽隱士李翁名奇者得小還丹年數百歲容貌不衰呂祖遊句容訪金壇洞天騰境遇翁於松陰雲
水之間望而知為高士教其煉金液大還翁大喜請拜為徒呂祖曰吾尚少於先生結為雲霞之交可
也翁曰道無先後高者為師卒下拜呂祖探囊中秘密授之並贈以詩云華陽山裏多芝田華陽山叟
復延年青松巖畔攀高樹白雲堆裏飲飛泉不熱不寒神蕩蕩東來西去氣綿綿三千功滿好歸去休
與時人說洞天呂祖臨別約異日會于華山見後更留二詩贈之翩然而去

邯鄲夢度盧生
乾符中呂祖北遊自號呂翁行邯鄲道中一作開元十九年一作開成七年開元舍攝帽弛囊而
坐俄見一少年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旅中與翁共席坐言笑殊暢問姓名曰盧英字萃之生

自顧衣裝弊衰，乃長嘆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嘆其困者何也？生曰：吾苟此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吾嘗志於學，富於游藝，自謂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探囊中青磁枕以授生，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一如其願。生俯視枕，竅兩端有小口，漸大明，乃舉身入，至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容甚麗，嫁資豐。由是服御日益鮮，歲明年舉進士第，釋褐登朝，授校書郎，應制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州，生性好上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上宇，會吐蕃悉那邏及燭龍恭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冕新敗死，河內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大歸，為時宰所忌，以非言中之，貶瑞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高、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為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惑不擇，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以至於此，而今而後，再欲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後為三省中官，保護減死罪，投驪州，數年，帝察其寬復，詔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偶，曰倚，皆有才器，儉進登第，為考功員外，傳為侍御史，位為太常丞，偶為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四為左家，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微，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徇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侯問者，相接于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沒，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園為娛，偶逢聖運，得列官敘，過蒙殊獎，特被鴻私。

出權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踰八旬，位極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沉頓，待時益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奈。比因疾疹，日謂瘡平，豈期沉疴，良用憫惻。今有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為予自愛，猶冀無藥，期於自瘳。是夕，竟。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期夢耶？翁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慨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通之理，得喪之情，生死之際，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空吾欲也。謹受教，稽首再拜求度，翁慨然許，錄傳以大丹之秘，並受以劍術，遂從呂翁往來海上云。
 是時有時遭大亂，西歸河中，移家終南，遇司空表聖歸隱詩。○郝天挺注：呂祖云：咸通及第，兩調縣令，黃巢之亂，移家終南。○草堂自記云：乾符間，黃巢作亂，余偕柳仙歸河中，髮妻劉氏在家為女冠，四子謀生於外，因携入終南，付紫雲庵，令何姑教之，尸解後，招入荆山洞府。○又自敘墨刻小像云：有四子為避亂，只携妻入山，據此二說，可知有妻有子，實有其事，但墨刻所述，未言道成之後，還家來携耳，至所謂姓李名珏夫婦雙修，故更姓呂，皆喻言也。詳後天啟六年。

度牛生夏侯生

牛生山夏侯生子雲，河中秀才也，龜形鶴骨，有神仙氣。呂祖還家，憐其為同鄉人，教以火寄冥宮，水濟丹臺之法，命其遠隱雲山，連離世網。二子拜受而去，子雲有詩才，嘗作藥園五絕云：綠葉紅英遍，仙經細討論，偶移崖畔菊，鋤斷白雲根。此可見其幽致也。

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唐僖宗元光啓乙巳

丙午 王朝棟 福州 丁未

僖宗政文德戊申

唐昭宗龍紀元年己酉 錢鏐據杭州

昭宗改元大順庚戌 辛亥 楊行密據揚州

昭宗改元景福壬子 癸丑

昭宗改元乾寧甲寅 李茂貞 乙卯 丙辰 丁巳

昭宗改元光化戊午 王審知 己未 庚申

昭宗改元天福辛酉 李穀 壬戌 癸亥 梁全忠 梁王楊行

唐哀帝天祐元年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梁王朱全忠 時河東鳳翔淮南西川猶奉唐正朔

稱天祐四年 馬殷據潭州 梁以爲 王以荆南高季昌 祖自 立 時河東鳳翔淮南西川猶奉唐正朔

燕王劉守光 辛未 稱 壬申 自立 癸酉 貞友 甲戌 乙亥 丙子 宗行 丁丑 劉巖 戊寅 庚午

己卯 楊海 庚辰 辛巳 壬午

後唐莊宗滅梁建元同光元年癸未 甲申 乙酉 唐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丙戌 閔王 丁亥 趙太祖 生 戊子

明宗改元長興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吳越王

閔帝即位癸巳 閔王

閔帝應順元年甲午 廢帝即位改元清泰 蜀王孟知祥 稱 乙未 吳王楊寬 丙申 唐廢帝崩 晉石敬瑭 丁酉

吳王寬禪位於徐知誥 復姓 李名昇 建元升元 國號南唐 戊戌 關王 己亥 庚子 辛丑

南唐元宗保大元年癸卯 甲辰 南漢 乙巳 丙午 唐平關 丁未 晉亡 漢高祖 劉鄩 契丹世

戊申 己酉 漢德帝 承佑 庚戌 漢主 辛亥 周 郭威 弒 漢王 資子 宋州 自即位 壬子 癸丑

甲寅 周世宗 乙卯 丙辰 承約 丁巳

南唐中興元年戊午 劉漢 己未 周恭 庚申 周亡 宋太祖 延隆 辛酉 南唐後主煜立 仍用中興年號 壬戌 荆南高 癸亥 宋滅 荆南 甲子 宋滅 乙丑 丙寅 丁卯 漢

自貞元十四年戊寅至咸通十二年庚寅共七十三年一卷咸通十三年辛卯至南唐末年乙亥二卷共一百零五年呂祖在唐歷年一百七十八歲矣

五代論 草堂自記

唐自中和以後四海分崩羣雄竊據史家以五代編之不知以後唐南唐序之也哀帝二年朱全忠弒君自立直亂臣耳幸而河東鳳翔淮南西川猶奉唐之正朔盡梁三世而只稱天祐年號者河東鳳翔也李克用本唐賜姓舍朱耶而歸華夏勤勞况瘁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誓于一生靡敢失節何其忠也存焉乃晉王主器恪守父爵且性孝惜其滅梁之後未求唐宗室而立之耳然其得國寶稱後唐編為正統良不誣也石敬瑭遷都帝汴特割據之雄耳何足為正徐知誥建國金陵復還李姓楊寬奉國稱帝于吳後唐以丙申終南唐以丁酉起則正統即在此也劉知遠稱孤晉陽入洛守汴勢亦同乎割據郭威起而劉贊亡又一弒君之朱溫也柴榮繼立異姓相傳雖號為周寔非真主吾作歌又歌起句不曰漢末周朝而曰漢終唐國者誠以割據之輩終而南唐尚在也上下九十餘年無人混一疆宇而唐以一綫相承反以梁晉漢周攢為五代此吾所不解也宋太祖奉天承運掃蕩羣奸而南唐最後終宋繼南唐之統可了然也請以寄之讀史者

度鏡廷直

廷直字亮工南城人僖宗中和初登進士第嘗過武昌黃鶴樓聞笛聲尋求遇呂祖授以靜秘訣自是不適妻妾儵然端居後為鄧州通判卒其柩還鄉甚輕蓋尸解去道緣滙錄徵異錄氏姓譜皆作唐進士全書獨作宋末人蓋因仙鑑敘在景定間耳不知仙鑑所載乃因宋末顯神與呂祖偕遊南嶽補

敘其出身也

度馬仙姑 道錄滙錄

光化間呂祖遊括蒼遍處州度馬仙姑姑青田人也既嫁家貧養姑最孝遇呂先生授以仙術往來備織富室去家百里有羹不食以簪笠先浮還家敬於姑姑識其笠知為婦所遺遂取食往還輕便人始知其不凡呼為馬大仙姑吳越王錢鏐聞之給錢帛養其姑未幾姑亡仙姑亦無疾而逝隣人見之於野曰吾隨師歸蓬萊也

同鍾祖度藍采和自記云采和字養素吾道友也少遇正陽師傳以玉煉金丹天復初大丹已成吾勸其再修神丹然後起神入化可度羣生其後神丹已成于濠梁上昇

藍采和上古伶倫高真謫於塵寰者也周遊歌詠覺世盲聾常衣破藍衫六銜黑水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赤跣夏則衫內加絮冬臥雪中氣出如蒸人問其所得答曰誰云男子無孕偏我十月懷胎每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老少皆隨看之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不復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遊碧落暮見桑田起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巍巍歌詠頗多不及具載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行敬失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酒酒然無所拘也後塵居數年自云將入終南山采食神芝此即呂祖朱梁時忽來濠梁酒樓沽飲大醉聞空中有笙簫聲仙鶴下降采和乘之軒舉於雲端擲下靴衫帶板冉冉而去外有長笑先生藍方者另是一人見後

度劉海蟾

海蟾名操字宗成燕山人以明經擢甲第仕燕為盧龍司馬累遷至相位平昔好談性命欽崇黃老忽遇正陽先生為演清淨無為之宗以道金形之旨及守光僭稱帝位諫之不聽遂托疾解印辭去作詩曰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更名玄英號海蟾子遍遊訪道遇呂祖授以金液還丹乃遁跡脩真得成仙道遊行塵世遠泛秦川陶真于太華之間潤跡于青城之下陳希夷遇之懇求大道海蟾

即傳以金丹妙道希夷與弟子張無夢賈得昇神放皆同請業馬海蟾喜希夷寄懷高尚嘗過其山齋與之談論一日戲以墨潑石上皆成字句後張賈神至山各言于某日劉師來家潑墨作字蓋同日分形也後當坐化時白氣從頂門出化鶴飛昇元至元六年封明悟宏道真君

與何一陽度耿仙姑

呂祖攜一陽仙姑南遊有耿氏女者南唐人性高潔心靈妙呂祖見而識之曰何先生此可為汝弟子也一陽曰大道無私須試乃可時耿女出郊携菜籃獨步一陽直前戲之曰姑娘有湯可與女道人解渴否曰有則有之離家稍遠一陽曰將籃來我命人往汝家取去耿女曰何人持去曰籃自會行耳耿弗信一陽默運神通即以籃浮之須臾間籃去來將耿女衣帽盛至耿大驚曰女道姑術士耶仙真耶一陽笑曰以此為術術可學也以此為仙仙可從也耿憬然有悟願從學仙以究其術一陽以原身告之耿大喜並教與呂祖叩拜傳以道法雙修之妙耿即棄家雲遊能捏雪為銀畫布成繡朱文公見而奇之問以道法耿作狂語亂之朱亦不能強究也自後奇幻益多人稱風仙姑七真馬宜甫之妻孫不二早從重陽學道後遇仙姑携至洛陽關風仙洞居之二道成仙姑亦飄然不返封清靈妙悟耿仙姑

度黃澄虛

澄虛南唐時人養靜於桐柏山中心好道而修不勤呂祖過訪題詩警之並跋六言於後云留此片言用表其意他日相逢必與君決莫退初心善愛善愛時黃適他往歸見庵門上仙筆留題不覺翻然醒悟他日呂祖復來携之同去

牧童賦詩

鍾傳弱翁居平涼呂祖幅巾衣白紵衣上謁有牧童牽黃犢隨之立庭下弱翁異其氣局閒雅指牧童曰道人能詩可賦此乎道士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自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既別人皆見其擔二甕長歌出郭或報弱翁曰甕二

口此呂翁也亟往追之不復見矣

哀南唐

南唐保大末呂祖在江南化一漁人自號回同客每日持莎笠綸竿唱漁家傲其舌為鳴榔之聲以參之音清悲如在煙波間往來金陵凡年餘無有悟者其詞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個魚兒無見處風和雨玉龍生甲歸天去唱罷且行且嘆人或與錢不受與酒則不辭甲寅二月初日忽卒眾瘞之一夕風雷大起塚裂無尸時元宗亦於甲歲仲春殂於正寢始知二月江南李花零落者即指唐元宗實天之期也並知回同客乃呂洞賓寓意也

五代史補南唐李昇自徐家起而為君先有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之望也鯉者李也

化茶坊女

唐中興時汴京民有石氏者以開茶坊為業日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汗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月餘無厭容並擇佳茗以待父兄見之怒逐丐笞女女畧不介意又數日丐者復來女供奉益謹丐謂曰汝能啜我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於地聞異香亟飲之神氣爽然丐曰我呂仙也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考皆可得也女不識富貴只求長壽不致財物呂神遺以漁父詞曰子午長餐日月精玄關門戶啓還局日長如此過平生且把陰陽子細烹復授以口訣而去女白於父母始悔徧尋之不得他日復來石氏留之師曰今年夷夏俱大喪余恐遠人未化將北遊勸其來賓遂去後女年及笄嫁管營指揮家享年百二十歲一生飲食有餘是亦長於壽而裕於財者也

度喬二郎

二郎唐末宋初人也呂祖於皇都遇之彌留欵洽終年不厭呂祖見其精誠授以水中採金之法命其修煉二郎即棄名利結茅松山照法行之遂得證果後復遇呂祖攜去

度劉方

方字子義汴都人也建隆初方見天下未平兵戈未息遂淡於仕進渴慕陶淵明之為人背城面郭築小丹邱自居雖結廬人境亦自有心遠地偏之致呂祖於汴都閒遊自號回先生適方行市中呼與劇飲方慨然倍坐共論太古高入及天下興亡之事先生曰河內河山斜陽流水石火光陰擗花性命我見六國烟塵八方風雨將來淨愁霧而拭青天者必宋國也治世有人吾儕何必代為耽憂方大驚曰頃見先生眉宇疑是豪俠者流今聞先生議論乃安期羨門輩矣願明以教我回祖乃作歌與之曰六國愁看沉與浮携琴長嘯出神州擬向煙霞煮白石偶來塵市見丹邱又勉之曰劉君劉君審聽我流光迅速如飛過八瓊秘訣君自知莫待鉛車空又破其詩甚長大抵皆綿綿策勵之旨方拜而受之呂祖既去方即遁跡深山勤修秘煉終其身不出

說麻姑化天妃

道錄天妃水神名司馬光曰水乃陰類其神為女子又祀者言其慈母之心與天四配也

揚州燈夕青城劉丈人狂駕茅齋自言從呂祖說麻姑化身事云唐末宋初祖師南遊麻姑壇遇方平先生坐論丹臺適麻姑翩然來歸神采天容不可名狀呂祖謂方平曰東南海嶼颶風多狂剛暴者須以柔和制之某欲於西王母處薦舉一人見善族降法身到天風海濤間拯救危難此非有神通者不能言下承當也呂祖言畢以目視麻姑方平會意微笑曰非大士寶筏不能也自古女真大半以遊戲為樂蓬山閬苑中吹笙度曲飲酒簪花其尤者不過按行海島採訪仙籍耳麻姑冷笑微啓朱唇曰此事亦由人做特無地可以投足呂祖曰莆田林氏世積陰德此大鵬展翮處也姑即慨然自許俟緣至而往投之如是者數年聞林披別作都巡夫婦仁愛子皆賢號九牧林姑乃念麻姓除去唐聲上字即林字也於是降生其家時南唐中興庚申宋太祖之建隆元年也三月二十三日方夕見紅光射室異香氤氳而天妃誕彌月不聞啼聲因名曰默生而神靈預知人禍福八歲從塾師訓讀悉解文義十三歲有老道士元通授秘訣年十六窺井得符知變化驅邪救世應手隨心聞或御風神遊飛度大海年二十九九日前一日妃與家人曰明朝重陽適有登高之願預告別至期徑上湄峯最高

處濃雲捲岫白氣亘天空中聞鈞天之樂乘風直上舉皆蔽殿而嘆凌虛見純陽先生佩劍執拂而來笑謂妃曰姑又開一番生面也化身林家妙年得道某將闖海一涯祈姑保障遂別去自後於海上屢昭靈異封天妃在湄洲嶼上建廟祀之凡遇海天風浪者但呼孃媽數聲即有神燈點點隱約於萬頃烟波之內或仍現麻姑形像坐於檣桅上頂挽一髻餘髮下垂塵拂指揮蛟龍較順如此便風恬浪靜長帆直渡矣功德崇高證位碧霞元君歷代敕封不可具述

閩海之有天妃猶南海之有大士也然人知有天妃靈異而不知麻姑化身並不知麻姑之來乃扶危拯溺之呂翁所玉成者觀與王方平一席話為蒼生求安瀾之人忙中極閒冷中極熱似激似勸卒令麻姑立功天妃著跡神仙濟世之心至呂祖而功溥矣海蟾言之潛虛記之可作一則仙史讀非徒宣揚而已

仙蹟餘記六則 皆宋初事

建隆初年南唐中興之三年也宋太祖得見呂祖於後苑稱太祖為朱陵上帝留語移時左右皆不得聞太祖解精袍玉帶贈之倏不見遂命畫工繪其像於太清樓
建隆之末呂祖化一老翁賣藥長安市上常携一大葫蘆人有疾求藥不計錢有無皆與之藥皆神效或戲問有大還丹不日有一粒一千貫與草木不同也羣以為狂每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金丹盡作土饅頭去一日於市中抖擻葫蘆已空內只餘一丸極大光明安掌上謂人曰百餘年來無一人肯把錢買此物喚者惜哉今將送赤帝歸真矣言訖遂以藥自投於口足下五色雲起望東南而去人始嘆悔不及計其上昇正太祖賓天時也
宋事實類苑呂仙洞賓有劍術百餘歲面如嬰童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朗官年數百歲與呂仙嘗至陳希夷齋中嘗以朱書青紙令小僮持寄希夷希夷與唱和李奇見前
又宋史曰逸人呂純陽善劍術年百餘歲步履輕捷頃刻數百里人皆稱為神仙

又宏簡錄曰呂洞賓年百餘歲有劍術面如童顏步履輕疾往來丁少微家少微乃亳州人隱華潼谷與陳希夷齊名所受不同未嘗相通而其志高清潔則一也少微善服藥多餌藥百餘歲康強無疾宋太祖召赴闕以巨勝南芝玄芝為獻問其受益處對曰洞賓先生也留數月遣還山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潔呂祖往訪之適蔣他出遂題詩於蔣之門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末書無上宮主訪蔣先生作蔣歸驚曰宮字無上乃呂翁也

呂祖年譜海山奇遇卷之三

弟子火西月敬編

北宋仙蹟引

上二卷編載呂祖年譜一百七十八歲。今從北宋太平興國元年丙子敘至欽宗靖康元年丙午。是為北宋仙蹟凡一百五十一年。合前一百七十八歲共三百二十九年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太宗改元雍熙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淳化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真宗咸平元年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真宗改元乾興壬戌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真宗改元寶元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哲宗改元紹聖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哲宗改元符茂寅 己卯 庚辰 徽宗建宗靖國元年辛巳 徽宗改元崇寧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徽宗改元大觀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徽宗改元政和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徽宗改元重和
丁酉 改元宣和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太平興國間四夷尚未賓服。呂祖每現三頭六臂異像。衣黃道袍。盤坐黃鶴上。以法相唱服諸酋。化導歸中夏。蓋以息干戈養民生也。三頭者上鶴頂中獅首下本像。六臂者左提飛龍劍。右執珊瑚尺。中兩手結無遮印。左五雷訣。仰右劍訣。覆太宗命道錄陳景元傳其像於世云。

黃鶴樓

江夏郡辛氏賣酒。有一先生飄然而來。衣甚襤褸。人物軒昂。入座謂辛曰。有好酒。肯與飲否。辛以巨觥美釀奉之。飲畢而去。明日復來。不待索。又與飲如此。半載辛未嘗嗔。先生謂辛曰。多負酒債。無以為酬。取黃橘皮畫一鶴於壁。謂有客來飲。但令拍手而歌。鶴即下舞。以此還汝酒債。試之果然。四方豪士聞而欲觀。俱揮金買醉。歷十年辛氏巨富。一日先生來。辛謝曰。今已富矣。願留久。欵先生笑曰。吾豈圖是哉。取笛吹數弄。須臾白雲降空。壁上畫鶴飛至膝前。先生跨鶴冲天。杳然而逝。辛氏從飛昇處建一高樓。名曰黃鶴樓。人始知先生乃呂洞賓也。
草堂自記云。黃鶴山舊名蛇山。昔因王子安騎鶴昇空。後人築樓絕勝。五代間燬於兵火。至宋雍熙初。余有畫鶴飛空之事。辛氏乃築樓祀我。唐以前為子安鶴跡。宋以後則為道人所託也。
據呂祖自記。其先為子安鶴蹟。其後為自己鶴蹟也。西月考子安乃周末時人。自言簡王之後。從凡子

明學道二十年。死葬黃山。有黃鶴來棲家樹。鳴聲如呼子安。安忽自地底躍出。跨鶴而去。此子安鶴跡也。更有與呂祖大相同者。晉太和間。仙人繁陽子。姓朱名庫。善音律。曾授笛於桓伊。伊攻壽春之先。江夏黃鶴樓。有賣酒辛。不識人。好施。日有道士就飲。醉則出玉笛倚樓作梅花三弄。飲不償。值者三年。一日云。黃鶴去不復返。空留此名。吾將表之。以實其事。取橘皮畫一鶴於壁。以筋招之。即下舞。臨行謂辛曰。參軍桓子野。吾嘗授以笛譜。若來可向之索。飲值遂跨鶴飛於空中。時夏五月。猶聞笛聲。嗚嗚。伊往作贊於樓。嗣是貴客皆就飲。辛致巨富。異哉。吹笛同畫壁。同跨鶴。同賣酒。姓辛者又同。何典故之多同也。謂為混傳。實非混傳。此中有天然奇趣。呂祖觸景生情。一追古蹟耳。獨嘆子安遺跡。繁陽古記。至呂祖而盡掩。使後人知有呂祖。而不知有朱王二翁。書傳之啞。不如人言之響也。呂祖曰。久假荊州。竟未還。先生讓名之心。於此可見。

同海蟾度陳希夷

雍熙間。呂祖同劉海蟾西遊華山。教希夷出神秘訣。希夷名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唐長興中。舉進士第。遊四方。有大志。見世運衰微。喟然嘆曰。時不可為也。父母歿。乃盡散家資。惟携一石鐮。避入太華。周世宗高其風。致賜號白雲先生。首遇海蟾子。授以道要。麻衣子傳以相法。次遇孫君仿。勸隱武當。久之復歸華山。居雲臺觀。嘗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手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帝手書詔召之。辭曰。九重仙語。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帝咨嗟不已。高隱華山。自稱蓮峰道士。得螭龍法。恒臥不起。呂祖與海蟾時往過之。祖贈以詩云。蓮峰道士高且潔。不下蓮宮經歲月。星辰夜禮玉簪寒。龍虎曉開金鼎熱。並勉其及時溫養。借睡全真。宋太宗累遣使傳命入朝。搏不得已。應召出山。至京師。藏真不露。帝大喜。謂宰相曰。陳搏獨善其身。不于勢利。可謂方外之高士矣。賜號希夷先生。放還。呂祖與海蟾麻衣復往過之。教以出神法。希夷敬受焉。或問先生居溪崖。寢止何室。希夷笑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瑞拱初忽遣。門人火龍子。賈得昇。鑿

石室於張超谷既成造視曰吾其歸於此乎端然坐化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歷年一百一十八歲

破瓜識

至道初參政張公洎與呂端同朝公早年家居有道者謁之自稱呂翁與張講周易併言孟子存心養性之旨自後文章日進翁作八分書詩一章留別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其末句曰功成當在破瓜年至此位果參政後十六年而卒以破瓜為二八之識也

槐驗

咸平間王旦知樞密院事其父祐奉純陽像甚虔一旦祖師來語曰君家素修陰德子孫必有致位三公者請樹槐為驗祐乃植三槐于庭至是旦果大拜其後封魏國公

三醉岳陽

咸平間呂祖於白鶴山池中見一巨蟒能大能小變化取人魂魄呂祖見而喝曰孽畜母得乃爾從吾歸正令汝飽啖天下好血招入袖中化為繞指柔即青蛇劍也遂携遊岳陽三沽村酒自醉詭名賣藥翁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騰空而立眾始駭慕欲買之呂祖笑曰道在目前違萊跬步撫機不發當面錯過即吟詩曰朝遊北嶽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瓦罐示異

呂祖遊長沙說為回道人持小罐乞錢所得無算而錢常不滿人皆神之日坐市中言有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之竟不滿有僧驅一車錢至曰汝罐能容否道人唯唯及推車近罐邊憂憂然相率而入罐忽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每遽變固非我有財又何足慮曷不從吾遊騎鯨騰汗漫僧驚疑欲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乎吾償汝取片紙投罐祝曰速還來良久不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躍入罐中寂然僧遂擊碎之見有紙題一

詩曰尋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恨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俟汝久矣以車還之錢皆在曰吾呂純陽也始謂汝可教今惜錢如此不可教也僧方悔謝不及

又遊廣陵市以十千錢散之方陌暨翌日視之十千拾者無遺止餘其三一墜泥中一墜草中一墜井中石縫內去井口三寸許最後有兩人汲水見而爭取之師於其旁笑曰世人愛財之心固如此乎

兗州妓館

咸平間兗州妓侯姓者為邸以舍客呂祖詭服求授館蚤出暮歸歸必大醉逾乃不償一金侯名啜茶師曰鍾離先生謂汝可以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師索飲不已侯滋不悅師乃伸臂示之金釧隱然解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畢寢此乎曰可登榻齋齋至夜分侯迫榻前師以手拒之侯亟去遲明失師所在視所拒處丹色徹肌肉隱隱有呂字紋侯感悟曰此呂仙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令其來度我乎即短髮布服往尋呂祖路遇何仙姑引入終南不復出為侯姓與琴操開東坡一轉語即日削髮為尼者同一果決具此氣概自當得道矣

永康酒樓

永康軍有倪庚者新開酒樓日有道人來上樓索飲自旦及暮飲佳釀石餘豪情未止眾恠之相聚以觀倪需酒金道人瞪目不語頽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動時道人忽起援筆題壁曰鯨吸鼉吞數百盃玉山誰起誰復頽醒時兩袖天風起一朵紅雲海上來未書三山道士純陽作以土塊擲倪面出門望東北紫雲飛來大踏步去倏不見刮其詩墨徹數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

決壽劉貢父詩話

黃覺字明先景德進士任殿中丞有詩名與楊文公劉子儀章邵公宋宣公相唱和因送客都門外入旅舍遇洞賓道人曰明年江南相見既而果得江南道人至贈大錢七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與藥寸許曰每歲以酒磨服可保無病語畢飄然而去黃年七十餘藥垂盡因作詩曰床頭厯子無多日屈指明年七十三是年果卒

神仙鑑載黃覺名覺能敘為宣和時人亦言在東都門外先遇呂祖曰明年江南亮君及呂祖遊吳興見妓張珍奴每夕沐浴炷香上告求脫去甚切乃作步蟾宮一曲遺之曰向後有官長召汝佐酒欲聽道家詞曲者以吾詞歌之必得脫籍未幾黃為湖州守詢諸妓有能為道情詞曲者俱無以應珍獨以前詞奏之黃甚喜即判與脫籍○今以劉貢父詩話考之黃乃景德時人在宣和之先一百餘年故神仙鑑一書輯述甚富而編年却未清晰欲為參証考訂之以為壺中歷記蓋有願而未償也仙鑑用意亦重編年重編年則必牽引典故以為連絡其實聽道情者別是一個州守非黃也此蓋因江南相見一語遂以黃覺之任江南為宣和時之守吳興者也

度郭上竈

微異錄

郭上竈者天禧間為執竈傭滄湯滌器於汴州橋茶肆中一日遇呂道人隨去十餘年始歸語趙長官曰大數垂盡願施一小棺乞於棺首鑿一穴插竹筒於穴中以通其氣長官笑曰既死矣猶有氣乎郭不答明日汲水浴身臥槐下遂絕壘於河岸是秋水漲趙往視覆棺無尸郭無名為執竈傭故名上竈觀此則非柳仙也明矣

丁謂遇仙

謂為都陽倅有秀才往謁曰吾唐呂侍郎之孫也經史百家無弗通曉觀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謂後果大拜以女巫妖誕事發坐貶崖州司戶參軍信似贊皇矣

度僧大雲

呂祖為回處士遊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不厭曰謂掌院僧曰汝饌甚精但少麩耳遂去旬日携少許麩至自炮設數百僧皆飽足殊驚訝之掌院僧遂烹佳茗請處士共啜偶舉丁謂詩曰花隨僧箸破雲逐客甌處士曰此句雖佳未盡茶理乃書一律曰玉蕊一鎗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功夫兔毛甌淺香雲白蝦眼湯翻細浪俱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巖外不肯移根入上都僧嘆其清絕處士乃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後竟仙去

台州退漲

乾興間夏竦為台州郡佐山水橫發率僚屬禱於山椒忽見黃衣道士冒雨而來衣不沾濕目竦曰若遂修道可登真錄竦不答道士笑曰亦須位極人臣言訖而去水亦隨退蓋呂祖欲往江州見竦心虔故晤之後竦果居台鉉焉

死魚放生

天聖初呂祖遊廬山酒肆見剖魚作鱸謂曰吾能令此魚再活剖者曰子能生吾亦能放祖師乃以菜一粒納魚腹中頃復跳擲剖者驚放於江悠然而逝及欲問呂祖姓名風過處不復見矣只於地上畫兩樹而去

度僧法珍

廬山開元寺僧有法珍者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呂祖化披髮頭陀往問曰師謂坐禪可了道乎珍曰然頭陀曰佛戒貪嗔淫殺為甚方其坐時自謂此心無他及遇景觸物不能自克則紛飛莫禦矣吾向遊一寺以劍化一艷婦入寺僧行縱觀之神馳意喪人一僧獨不顧還出禪堂似不動心者吾以為可教出觀則已候而挑之乃知欲之莫能遏也因與珍歷雲堂見一僧方酣睡謂珍曰吾偕子坐此試觀此僧坐未幾僧頂門上出一小蛇長三寸許緣床左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又循溺器飲出軒外渡小溝繞花臺若駐玩狀復欲渡一溝以水溢而返師當其來徑以小刀插地蛇見之畏縮即尋別徑至床右足而上還入僧頂遽驚覺問訊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從左門出逢美齋食之又遇美酒飲之因蹇裳渡小江見美女數十恣觀之將更渡一小溪以水驟漲不能往路逢一賊欲見殺乃走捷徑入右門遂覺師大笑出謂珍曰以牀足為門以涕唾為齋以溺為酒以溝為江以花木為美女以小刀為賊人之夢昧幻妄睡醒無二也此僧性毒多嗔薰染變化已成蛇相他日瞑日即受生於蛇矣可不畏哉吾呂道人也鑿子精誠可以學道因來此度汝珍即相隨師授以丹訣令潛修於青牛谷謂曰昔洪

志乘青牛冲舉於此道成當來引汝

度侯道士

呂祖遊廬山寂真觀。臨砌淬劍。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劍何所用。師曰。削平地上不平事。侯心異之。以酒果名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師曰。且劇飲。勿相窮詰。既醉。以筋頭書磨劍於壁。曰。欲整鋒銚。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嗥。手中氣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姦血。點隨流水。盡凶頑。令遂。漬痕消。削平浮世不平事。與爾相將。上九霄。題畢。初視若無字。既而墨跡。燦然。透出壁後。侯驚拜。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無形。法劍則以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邪耳。侯曰。戮奸人於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為母。以氣為子。神行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人將自沒。或有假手於人。皆此類也。侯嘆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道人。也。言訖。擲劍於空中。化為青龍。跨之而去。侯乃篤志自修。後亦尸解。

點虬化龍 吳錫麒泰山紀遊

泰山王母殿南有呂公洞。宋天聖中。純陽子於此題詩。內有純陽石像。兩童子夾侍。秀目疎髯。自成仙格。其上為飛虬巖。宋盡泰山紀事云。昔呂公題詩石壁。有詩對詩。頂禮一夕。呂公復至。揮毫點其額。遂化龍飛去。因以為名云。

題詩天慶觀

寶元中。呂祖遊秦州天慶觀。適道流悉赴都院。醮席獨一小童在。欲求筆書壁。童辭以觀堂新修。戒毋汚染。呂祖曰。但煩點火殿爐。欲禮三清童。既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灰皮畫壁。曰。石池清水似吾心。剛被桃花影倒沉。一到却山宮闕內。消閒澄慮七絃琴。末題。回後養書。道流回觀。皆歎為異。始悟回後養。乃呂先生反對也。

警石直講

慶曆初。石守道為國子監直講。有方外士自稱。回叟。上謁。袖出一詩。曰。高心休擬鳳池遊。朱綬銀章寵已優。莫待禍來名欲滅。林泉養浩預為謀。石遂謝延。以酒食。日將夕。叟辭去。石留之宿。曰。吾孤雲野鶴。安可留也。後因孔直溫講道石

岳陽繪像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馳書范仲淹。請為之記。蘇舜欽書石。邵竦篆額。一日。有回道人來遊。風神聲秀。談論高華。子京與論名勝。引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的。係何所道人。曰。言刺中諸山。可以避災也。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括蒼天姥。是其處。子京曰。按會稽籍。天姥在剡之東。鄙接天台華頂。峰既入括州。何云吳地道士。曰。禹導吳江。會諸侯於沂山。秦置會稽郡。屬吳。其郡治多靈異。老子枕中記。言吳之華山。可度難山。半有天池。產千藥。遵服之。羽化。子暫作彼山之伽藍也。子京曰。君其仙乎。道人曰。然。子京乃作詩送之。曰。華州回道人。來過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道人去後。子京繪其像。供於樓上。

戲陳執中

皇祐間。平章陳執中求罷政利。初范鎮論其不病家居。宜速退之。以弭天災。時執中建甲第於東都。延親朋為樂。有榷樓道士來謁。執中問曰。子何伎能。曰。有仙樂一部。欲奏之以侑華筵。腰間出一畫軸。懸於廳壁上。繪仙女十二人。各攜樂器。道士呼使下。皆累累前。列而女執幢。幡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花貌。麗質嬌音。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佩。轉動珊珊。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體態輕盈。終不類。夫凡女。樂音清徹。烟霄曲調。特異。陳曰。此何物。女子曰。此六甲六丁。玉女入學道。成則身中諸神。皆能變化。而為此。公亦願學否。執中以為幻惑。道士願諸女曰。可以去矣。仍悉上畫軸。道士卷而吞之。索紙筆作詩。曰。曾經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仙家以一晚為五百年。非拘定數目。腰下劍鋒。紫電爐中丹焰起。蒼烟繞騎白鶴。過滄海。復駕青牛歸洞天。小伎等閒。聊戲耳。無人知我。是真仙。末題。谷客書。俄出門。

不見陳始知谷客為洞賓也恨欲拭目未幾卒

同鍾祖度曹景休

嘉祐間有曹景休者清才俊質或勸其出就功名曰吾不就朝市願就崖谷因改名谷就一作隱跡山林葛巾野服矢志棲真一日鍾呂二師來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谷就指天曰天何在谷就指心二師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子親見本來矣遂授以還真秘旨令其精煉未幾道成即持大榻板先入都度世唱道情曰嘆人生多忙亂火宅塵緣日日相繫絆驀地喉中三寸斷性魄神魂自此俱消散任妻兒哀切喚萬句千聲更不回頭看饒你在生多計算落在荒郊失了惺惺漢以後每隨呂祖遊行號混成子

考潛確類書云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能舉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容性安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抵黃河為篙工索渡值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為弟子得道苗傳如此不足據也夫為曹彬之子上與后所重之人尚不能舉其名乎此蓋耳聞曹谷就三子疑為國舅遂舉曹彬子皇后弟實之小說之所以多誣也今人因谷就二字說為國舅謂是曹彬之孫皇后之弟今考宋史外戚傳有曹倫者並不知修煉猶之杜拾遺說為杜十姨也知來不知去

河南處士邵堯夫先生精於易理治平間靜坐安樂窩中忽見風過占之遇兒復占外卦復遇兒喜曰呂先生至矣俄而一道人至堯夫親叩其道道人曰既知我來能知我去否邵惘然懇求道要道人曰易理通脫就中探之可得也復授以口訣邵依法修之遂得尸解

詩贈東老

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沈思隱於東林因號東老能釀十仙白酒是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可許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燦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

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尉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卷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成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飄然辭去視壁上所書皆成金色字東老大喜東坡先生明之有和詩三首

度浴室僧

熙寧間知制誥李大臨出為江西轉運使過陵零訪何仙姑得道處姑現身謂曰舍人志節千載流芳大臨揖問呂先生動履而今何處姑曰今日過此言久客宜春與開元寺浴室僧相善喜其有道骨曾贈以金大臨默誌之先袁州開元浴室有大井泉水清冽呂祖愛留於彼因與此僧款密僧撲野不貪待之盡敬師曰吾將遊荆襄贈墨二笏僧藏之笏大臨至袁覓僧問之曰呂先生曾贈汝金乎僧曰前有回道人贈我墨耳金則無也出示之墨則金也大臨摩挲駭異欲以他金易之僧弗受以一笏轉贈且問運使何由得知大臨曰何先姑為言之耳他日呂祖復來問僧墨在否僧具以實告師笑曰何女饒舌然李大臨王拱辰皆吾故友也遂授僧禪定之理後亦度世○又宋類苑曰潭州夏鈞嘗過永州問何仙姑曰世多見呂先生今安在姑笑曰今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日取寺中齋歷觀之其日有華州回客曾來設供

度石玉休

石舍人玉休因避暑山中有榼樓樵夫持斧而前眉目秀整議論清快石問鄉里及世系曰老夫生於河南移居於終南山唐禮部侍郎呂渭之孫也所學者莊子老子此外無所為石曰終南有何佳處曰佳處甚多因舉陶隱居詩曰終南何所有惟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石異之款留三日極談出有入無超生離死之法將別曰吾將往岳陽以成丹一粒遺石服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後亦世

度劉跛仙

長沙劉跛仙一號劉鐵拐以跛為名別無名也遇呂祖於洞庭君山得靈龜吞吐之法功成歸隱嶽麓

自號瀟湘子嘗侍呂祖往來抱黃呂祖數遊城下有詩曰南山七十二獨愛洞真墟後有鄭思者遇跛仙於清秦門外相與俱仙去

王鼓刀改業

呂祖遊武昌貨墨於市一笏僅寸餘索價三千錢眾笑侮連日不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毋有異遂以三千錢求一笏且與劇飲醉歸昏睡平夜聞扣門聲乃墨客還錢而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也而端各有口字遂棄鼓刀之業別營生理

梳化龍

呂祖遊天心橋昌貨做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媪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偃偻禿髮如雪不知仙姑呂祖謂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全不思貨做物而索價高者此豈無意乎乃千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尚可與語道耶遂呼老媪至前為之理髮隨梳隨長髮黑垂地形容變少螺髻高盤眾始知神異爭欲求梳師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毀梳橋下化為蒼龍飛去師與媪皆不見後始知為呂仙也

仙棗亭

鄂州治南亭前有棗樹一株相傳自唐以來未嘗結實熙寧間呂祖偶憩其下忽有實如瓜太守命小吏採而進食吏性至孝視死無依是日遇呂祖教其私啖吏從之食棗甫畢即飛去因更名仙東亭

石照亭改呂仙亭

熙寧七年秋鄂州太守與州倅對奕候有道人至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纔下八子即曰太守負矣守曰子未盈局安知我負道人曰吾已分據要津矣已而果然如是者局守皆負道人亦拂袖去守令人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及至則聞在東門至東門則又聞在西門乃隨聲轉變直至黃鶴樓前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黃鶴樓中吹笛時白蘋紅蓼雨江濶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未書一呂字始悟為呂仙因名呂仙亭

是時有鄂渚道歌 有指玄篇七律十六首 有絕句三十二首 有百句章一首

贈慧覺禪師

熙寧間呂祖南遊韶郡東下湘潭至江濱觀智度寺覺公禪學性源淳潔與促膝對坐良久謂曰收光內照一袖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令佛衣寂寂無傳禪理懸懸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作偈贈之曰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傳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遊黃鶴山

江夏黃鶴山前石洞如扉公為呂有軍巡夜逢三人也衣冠甚古遺以黃金半斤携歸光彩煥發鄰里來觀皆化為石或欲獨得之以為奇玩眾弗許官覺收之命藏於軍資庫中此熙寧間事也他日有馮當世者言於東坡坡記以詩轉寄李公擇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履響空山非鬼非人乃其仙石扉三叩聲清圓洞中鏗鏘落門闕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裝席纒反穿蒹葭屋光付天里間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眾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考然不然此言可信馮公傳

酬筆師

涿江筆師翟某喜遊方士呂祖往訪之翟館於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携翟遊江之游嘴筆管為二片浮於波上呂祖履其一引筆師效之筆師怖不敢前呂祖笑而濟及岸俄不見翟始知其異人也浹旬復來自挈飲食翟皆腐臭也奇翟捨鼻謝弗食呂祖太息曰若不能食良可惜也然吾當以肉醬兩甌酬君遂去不復見開視醬甌皆遊金也而甌者蓋亦兩甌之類寓呂字

警陳澹然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遇。呂祖詭為傭者，為治圃葺餘，所作工役力過常人。陳愛之，然止以傭工待之而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符經，至人發殺機，天地返復，未曉殺機之旨。呂祖從旁接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大驚曰：「汝殆非傭者也。誰教汝為此言？」既而詰之，則謬悠其辭，不可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真通曉也。居無何，忽辭陳曰：「吾將遠行，明年五月五日午時相見也。」既去，寂然。陳有鄉鄰客於巴陵，遇之曰：「為我寄語陳公，我呂洞賓也。始謂公可授道，不忍逆揣，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呂仙亭竹林中，不見。明年於端午日午時，陳竟暴卒。

警侯攻馬善

東都馬性，少師堯夫，三舉不第，遂灰心學道。一日與道者侯玟遊於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腰携紫竹笛，足躡黃棕鞋，丰姿灑灑，面無塵濁，馬心甚異焉。即名啜茶，且以飲食為敬。侯性素嗜，偏叱之。羽士曰：「汝有何法？」侯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璧。」羽士曰：「所為皆非正法。侯問何能？」羽士曰：「吾能清吾神，壯吾氣，試觀之。」乃吐氣射酒肆，去燭數十步，而燭立滅。復吐氣吹侯面，若驚風大發，凜凜不可支。二人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侯曰：「弟子平生以藥濟人。」羽士曰：「子殺物命以救人命，是殺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疾為佳。」語及曠，羽士辭去曰：「吾將返湘水之濱，與子酌別於柳陰之下。」以金令侯市酒，適無酒。羽士以一瓶命侯取汴水投藥，一丸立成美酒。三人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曰：「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生來走天下，是即姓與名。既別二人測之，乃呂洞賓三字，皆大悔恨。」

引韓魏公歸天

韓魏公晚年始延方士，有道者鵝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問何能。曰：「能為墨，試令為之。」即掘地坎，渡馬，韓不悅。道者和抹坎中泥為墨，曰：「成矣。」遂去。公取墨視之，乃良金也。兩端有口字，破之，微理韓知是呂翁。追悔無已，尋卒。或有見魏公騎大獸，從一跨鶴者，冲天而去。然後知呂祖之來，蓋引韓公歸真矣。

警邑陵守

呂祖自東都南遊，知巴陵守素行清酷，欲化之。值守出衙，故犯其節，前驅執之。太守置諸獄，令書款。日將晡，無一辭，吏趣之。呂祖笑曰：「須我酒醒，忽失去，但遺詩曰：暫別蓬萊海上遊，偶逢太守問根由。身居北斗星杓下，劍挂南宮月角頭。道我醉來真箇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識，却駕白雲歸去休。」太守大驚曰：「此呂仙也。」夙興焚香謝過，一日見於水盆中，亟召畫吏圖之，與滕子京本絕類也。

度黃鶯

鶯廣陵妓也，有姿色，豪客填門。呂祖托為秀才，假宿鶯，以襪褻拒之。師乃題二詩於屏，飄然竟去。詩曰：「鴛鴦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媪，今日花顏玉貌人。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事二般。開在技頭防客折，落來地下倩誰看。鶯觀詩有悟，即謝客入道。丁巳春，呂祖再至，語以女金丹，教先積氣於乳房，大抵以汞為主，以鉛為賓，教其下手速修，待予北度，眾生水厄，然後來招子也。」

面斥惠卿

熙寧中，惠卿在真州作守，忽有異人過，遺以詩曰：「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生來共兩口，多好清歌不好拍。後有漁父詞曰：萬劫千生得箇人，須知先世種來因。連覺岸不迷津，莫使輪迴受苦辛。惠卿壻余中解之曰：第一首乃呂洞賓吟也。惠卿首附王安石，因得驟進執政，既又與安石異志，安石命鄧綰發惠卿奸惡，遂免惠卿出陳州。呂祖復來斥之曰：「吾前以宗姓而來度子，今子恬惡不悛，非吾侶也。天鑒不遠，必置爾於無所建立之地。然後知青苗助役，皆非功名也。言訖不見。惠卿悚懼者數日，後二年竟以有罪安置建州。」

范純仁得黃白術

熙寧二年，罷判國子監范純仁於河中府。純仁文正公次子也，忠愛仁厚，為奏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

克財利民心不盜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毋得遽行當純仁初至河中之時滿懷仁念鬱而難伸慨然曰安得有點石化金充山寨海者以利蒼生乎忽有呂秀才書謁謂范純仁曰君有義莊世德之根也其用猶足乎純仁驚曰是亦不足也秀才曰濟眾博施堯舜猶病君有愛人之心而無回天之力我無君相之柄頗有黃白之方乃袖出一書竟授純仁而去純仁默用其術以資義舉因作漁莊錄傳其家焉紹聖間純仁徙嶺南在道覆舟恍惚中見前秀士扶之遂得淨江出坎純仁向天禮謝建中靖國時將卒之日口占遺表神氣不稍衰言訖以手枕肱而逝年七十五空中聞鶴唳之聲

與滕生飲酒

元豐初東京有一道人目稱谷客與布衣滕生名忠者同飲將去以藥一丸遺滕滕素有風癖服之即愈又三年於揚州開明橋東重遇谷客坐水次以手招滕滕取路跨橋而往至則無所睹始悟谷客為洞賓也

赤壁舟中示坡仙夢

元豐中東坡先生出為黃州團練使寓臨皋亭壬戌十月之望復遊赤壁山返而登舟施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呂祖化一大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坡舟而西去須臾客散坡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翩過臨皋之下揖坡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傳而不答坡悟曰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大笑以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一道緣涯錄云東坡在黃州後遊赤壁先見一大鶴橫江東來次夢一道士過臨皋之下皆呂祖示警也師在抱黃曾言之

遊黃州惠州兩度坡仙道緣酒錄

東坡在黃與客談李衛公輔中原張長髯遊海外事曰此神仙英雄也及夕風來月上見一後俊生攜

烏華囊從一長髯五絡者大踏步入坡驚曰神人即張李二公耶長髯曰吾海上道人呂洞賓此小徒盧黃梁也坡喜過仙顏首稱弟子道人約他日再見倏然而去後在惠州白鶴新居鄧道士叩門相訪時已三鼓月色如霜忽有衣板榔葉携斗酒丰神英發如前遇洞賓像者坡喜曰呂先生惠然肯來乎其入曰吾非洞賓乃九霞山人李靖也子嘗真一酒否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贈東坡乃真一法及修養秘事而去此蓋呂祖因東坡思李靖丰神先往臯亭示之後又托名李靖于白鶴居度之也此事後半見坡公全集前大半見道錄蓋坡公全集前大半見道錄蓋坡公全集前大半見道錄生之術於龍虎坎離之說不但能言而且能行所作辨道歌及贈陳守道二詩闡括道家內外丹殆無餘蘊宋雜記云東坡由惠州過儋耳安居海島對景無心將海上道人呂洞賓所傳秘訣刻意修之既而北歸有詔坡拜玉局之除卒於常蓋已尸解為玉局仙人矣又斜川集中大人生日詩云疇昔東華典秘藏於今曉曉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靈譴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量仇池何用追仙馭香案仍歸侍玉皇窮寓三年瘴海濱單瓢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疾原非疾原憲雖翁豈是貧仙軀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畸人世間出世何由並一笑榮枯等幻塵皆實錄也

丹賜李積

積字德成兗州人儒而精醫恒以濟人常於隆冬過一貧窘道士單衣無寒色與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怪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視之果然遂以三升酒與之道士酌酒與李止取一瓶而以二瓶自竭曰此小術耳吾呂洞賓也李驚喜求度道士書一絕云九重天子寰中貴五等諸侯門外尊爭似布衣狂醉客不教性命屬乾坤以藥一粒賜李曰服此當享高壽遂去元祐初司馬康延李治疾時已八十餘髮不白齒不落百有七歲而卒

贈陳烈

烈字季慈福州處士也嘉祐末曾徵為直講不至熙寧間文潞公又薦之元祐辛未秋至是遣使召之

仍辭不赴。呂祖嘗與往來論道。適詔使至。因作詩贈之曰。青霄一路少人行。休話興亡事不成。金榜因何無姓字。玉都必定有仙名。雲歸大海龍千尺。雪滿長空鶴一聲。深謝宋朝明聖主。蘇書丹詔召先生。烈得詩益喜。未幾卒。呂祖復弔之曰。天網恢恢。萬象疎。一身親到華山區。寒雲去後留殘月。春雪來時。問太虛。六洞真人歸紫府。千年鸞鶴老蒼梧。自從遺却先生後。南北東西少丈夫。烈見王安石行青苗法。作詩譏之。遂隱居不仕。歿後有見呂祖偕之西去者。

游大庾

橫浦大庾嶺。有富家子慕道。建庵接雲水士多年。延眾建黃籙。大齋方罷。忽有一盂樓道人至。眾不知恤。或加凌辱。道人題滅字木蘭花詞於壁曰。曾遊大庾。白鶴飛來誰與語。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樹花。春來春去。久在落花流水處。花滿前蹊。藏盡仙機人不知。未書無心。昌老來五字。作三樣筆勢。題畢。逕入雲庵。迹之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始知昌字無心。乃呂仙也。眾共嘆惋。

神光觀畫像

呂祖遊山陽神光觀。巧筆自寫己像於三清殿北墻。眉目修整。貌古怪不類世所傳。上有北斗七大星君相。被髮秉珪。傍作一符徑丈餘。書曰元祐二年作。如知吾下筆處。可以語道人。以疾刮符服之。往往良已。或有見神人儀觀甚偉。曰吾神觀符使也。世人知呂祖之符甚靈。而不知尊呂祖之像何也。人始以碧紗幕護之。

遊朱明觀

呂祖遊羅浮。至朱明觀。值道士他適。獨小童在童揖曰。先生請坐。小齋。遂竊道士酒以獻。呂祖滿引。使童酌其餘。童不覺。素患左目內障。呂祖以餘酒噴之。目忽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於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不飲命也。然當享最高壽。言訖。飛入石壁。及道士歸。見所遺畫。徹壁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呂字也。得非呂祖乎。深恨不遇。後童年百有五歲。果符其言。

度張仙姑

姑南陽人。父亡母老。性至孝。元符間。姑年十餘歲。自樵自炊。以奉母。入山遇呂翁。以桃一枚啖之。遂不思飲食。他日復授以神符。氣水之法。命其救人立功。則來携汝。自是出入人間。行踪詭異。人有病延治。仙姑轉瞬目。潛為布氣。攻之。俄覺腹熱如火。已而鳴聲如雷。雖沉痾無不立起。崇寧間。徽宗召至京。試之。果效。後聞與何仙姑同去。不知所之。

捏土為香

張天覺名商英。大觀四年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拜尚書僕射。是夕彗沒。明日南。徽宗書商霖二字賜之。有楹樓道人及門。求施商英不之禮。戲問有何術。曰能捏土為香。即於階側取泥。捏而焚之。奇香酷烈。煙罷。道人不見。案上留詩一章曰。捏土為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呂洞賓商英自恨不識。從此格去非心。

東都妓館

有妓楊柳。東都絕色也。一道人往來其家。屢輸金帛。然終不及亂。揚一夕乘醉。迫之。笑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聖胎曾結。嬰兒屢生。豈復戀外色乎。揚疑訝其語。時天覺出。知河南府。幕賓蕭姓者。常與揚狎。揚以道人言告蕭。轉述於天覺。遽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樓雲庵。雲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詢其貌。則前所見者也。後庵遭兵火。而詩壁巋然獨存。亦一異也。

宮中治祟

徽宗政和間。宮禁有祟。白晝現形。盜妃嬪金寶。不得休息。盛庭惶懼。帝召林靈素。王老治治之。息而復作。有仙品帝精意虔禱。奏詞凡六。一日晝寢。見一道士。碧蓮冠。紫鶴髦。手持水晶如意。前揖曰。奉上帝命。來除此祟。良久。一金甲丈夫。捉祟物。劈而啗之。帝問金甲者何神。道士曰。此陛下所封崇。宜真君闕某。

也帝問張桓侯何在。關曰：桓侯與臣累劫兄弟，世世為豪傑，身在唐為張睢陽，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他日輔佐中興，桓侯將有功焉。當為子孫計之上問道士何姓名，曰：臣姓陽名純，四月十四日生。夢覺召材王言之，曰：此呂仙師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純陽香火處，正妙通真人之號，塑像於景靈宮，奉祀不絕。

張紫陽前身

紫陽於元豐末尸解入王屋山，鍊天元功，竟復返天台山，優游二十餘年。及政和間，行至江陵，遇童凝陽，知亦受道於海蟾仙師，乃往太華相訪，得見海蟾翁。同謁鍾呂二師，呂祖謂紫陽曰：子本紫微天宮九皇真人，因校劫運之籍，不勤遂與同事三人，並謫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潛曜者三子，為紫陽真人。汝南黃寬仲尚書為紫元真人，雒陽于敬伯為紫華真人，今子與子已復清都，惟寬仲沉淪宦海，來世苟復迷妄貪塵，則必墜入惡趣，無復升仙之期矣。子可一主使其覺悟，庶幾還原返本。紫陽承呂祖命，飄然而去。時黃君在延平，素習容成之術，且酷嗜爐火，紫陽累化不聽，惟自號紫元翁，尋卒。紫陽嘆惜，將復俟其轉世而覺之。

昌虛中

徽宗宣和間，有一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履怪異，飲酒無量，自理大雪中，旬日不出，或行水上如平地，又善草書，作枯藤遊絲之勢，一舉筆數千，絡繹不絕，人爭攜帛以求，往往不與，又能治祟，帝命召之，不得，但於其遊息處得詩曰：遙指高峯笑一聲，紅雲紫霧面前生。每於塵市無人識，長到山中，有鶴迎時弄玉蟾，驅鬼面夜煎金鼎煮瓊英。晨朝又赴蓬萊會，知我仙家有姓名。

度珍奴

宣和間，呂祖遊吳興，見妓張珍奴，色容華美，性情淡素，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乃化一士人訪之，珍見風神秀異，禮敬殊深，去而復至，如是者月餘。珍曰：荷君眷顧已久，獨不留宿，何也？士曰：

固自有意，而汝每夜籲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自念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為真，謳歌艷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個臭膿皮袋，借偽飾以惑人，每嘆世之愚夫，暗我如花情，幸意惹，非但喪財多致殞命，使妾罪愈重而孽愈深，以此斯夕告天，早期于脫耳。士曰：汝願如此，何不修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拜叩。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望不至，深自惆悵，作詞曰：蓬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問損我士，至見其詞，因續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復與太陰煉形丹法，臨別作步蟾宮一闕與之，曰：向後有官長，召汝佐酒，欲聽道家詞曲者，以吾詞歌之，當得脫籍，詞曰：坎離乾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待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開煉，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珍秘而不言，未幾有湖州守喜聽道情，詢諸妓，有能為道情詞曲者，否俱無以應，珍獨以前詞奏之，守訝曰：呂先生曾過汝乎？珍遂述所以，遂得脫籍，自是祥狂乞丐，於市投僻地，密修逾二年，尸解。張商英尋呂先生至湖，見珍曰：此女大福，已超物外矣，我尚沉淪苦海，何日得登彼岸，及見時事日非，遂遠入滇南修煉，未幾亦遇呂祖度世。

警徽宗

宣和間，徽宗設齋，要一千道人，只闕其一，適有一瘋癩道士，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靈素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前，亟遣人令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便殿柱上一抹，而往，帝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字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帝以為仙家顯化之常，竟不驚異，而已後靖康丙午丁未，二帝北狩之難，誰知已預示於此。

題太平寺扉

尚書郎賈師雄，爽初為太守時，有家藏古鏡甚寶，常欲淬磨，無有能者，呂祖稱回道士，謁焉，請試其技，笥中取藥少許，置鏡上，辭去曰：俟更取藥來，久之不至，賈命吏察之，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手

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街頭磨鏡人。賈見而異之。知為呂仙。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如月。後復儒冠。登武岡。譙樓數日。佳哉山水。五百年無兵。不可避亂也。

度孫賣魚

孫賣魚者。不知其名。嘗賣魚楚州市中。時當盛暑。魚不售。呂祖見而戲之曰。汝魚餒矣。能飲我。可使魚活。遂飲以斗酒。魚果活焉。因與談竟日而去。自是通曉古今事。決人禍福。輒應。宣和中。詔至京師。賜號塵隱居士。復還楚州。靖康初。常於亳州老子廟。號咷大哭而去。記其日。乃汴京陷時也。及相秦檜。復號於市曰。冤哉中原。不可復矣。遂隱鉢池山不出。

同鍾祖度姚平仲

姚平仲者。山西人也。靖康中。金兵圍京城。時平仲為都統制。率步騎夜襲金營。被金人覺之。搗陣即陷。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行七百里。至鄧州。入武岡。嫌華山為淺。乃入蜀。至青城。復進大面山。解驃倚石而坐。頓覺心地清涼。聞有吹笛者。從一雙髻胡髯。披襟坦腹。道人自山岡下曰。汝為蠻觸上一點功名。幾致失身。殆命夫。當此殘害忠良之日。見幾原非罪過。予漢鍾離。此呂純陽也。汝事跡與予相類。今特來茲度汝。平仲即拜服。求度鍾離曰。子能堅修。何患無成。今於山洞靜養。至九九日。即能出神入化。通往知來。自以為有得。鍾祖復至曰。此陰神也。不能久視。須得金液。乃是陽丹。呂祖以九還之訣示之。平仲乃混跡勤修。積功累行。遂成大道。後瀆熙成。申范成大為劍南廉訪使。於青城山遇之。紫髯過腹。雙眸如電。並述得道之由。長嘯而去。聲振崖谷。范廉訪遂辭官歸吳。隱於石湖。自號石湖老仙云。劍南詩稿寄姚太尉序云。姚太尉名平仲。字希晏。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賊營。不利。騎後騾逸去。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觀察使召之。不出。瀆熙甲午乙未間。或見之於人。觀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喜作草書。蓋得道於山中者。又云。姚將軍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瀆熙乃從呂洞賓劉高尚海往來名山。有見之者。予感其事。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將軍倘見之乎。詩曰。

造物因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與公乃同師。年來幸放廢。倘遂與公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款然松抄飛。其寄姚太尉五律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度樵天授

天授浩陵人也。初學易於郭曩。至汴京。復與程伊川遊。靖康初。召為崇政殿說書。不就。建炎中。復召用之。亦不可。乃歸蜀。隱青城山。遇呂先生。納玄理於儒理之中。為講孔孟存心養氣處。在人身天地之間。這纔是真幽獨真腔子。天授曰。今而知退藏於密。獨善其身。竟有如許學問。審能行此。更可成世外神仙也。遂求乾坤門戶。上下同流之妙。以卒其業。人皆見其仙去云。劍南詩稿寄譙先生序云。青城大面山中有二隱士。一曰譙先生。名定。字天授。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通直郎直秘閣致仕。今百三十餘歲。巢居嶮絕。人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一曰姚太尉。顯上蓋皆得道於山中云。偶成五字二首。託上官道人寄之。詩曰。寄謝譙夫子。今年一出無萬緣。隨夢斷百念。與形枯。雲護巢松谷。神呵煖藥爐。憑高應念我。白首學微租。以上二則。儒書與道錄相合。可謂信而有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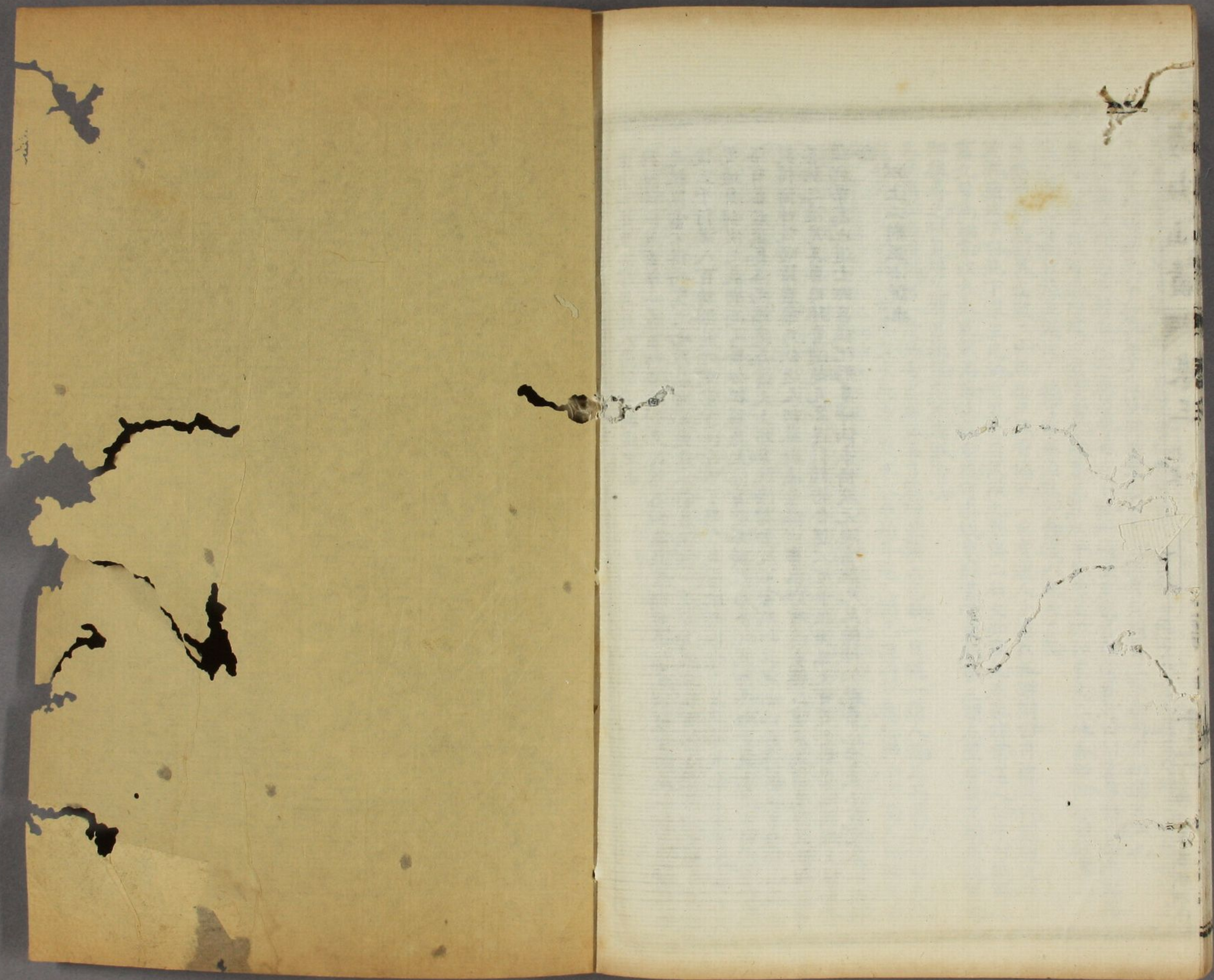
外記仙蹟八則 附神說二則

藍文思院趙應道。病瘵癘。漸漸萎頓。泣別親舊曰。吾將死矣。閨閣中一物皆捨。得獨白髮老親。無托為可悲耳。語未竟。忽有道人叩門。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搗其中為一方竅。徑可二寸許。以授趙曰。子可燒一幅。以反調乳香湯塗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道人不見。始悟兩方竅。呂字也。趙病應手而痊。又東京一歲。民大病瘧。有老母家鬻茶。子孫皆病。一日有道人來。姆善待之。以子孫病為請。道人曰。翌

旦待我明早赴待之道人絳紗裏藥曰病發者使執之自愈一丸可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毋從之
子孫皆效偏瘳及百人滿果不復驗毋折囊已不見藥但書呂洞賓三字在內方知遇呂仙也
又桐廬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發背百方不瘥祈禱備至感呂祖夜夢之曰公至考動天命予救援
若遲一日不復可瘳乃授以靈寶膏方括菓五枚取子乳香五塊如棗大二味各研細以白砂蜜一
同熬成膏每服三錢溫酒化下通守市藥治服即愈後以施人立效
又趙州貧民劉某病跛二十年每夕炷香禱天一日有道人手携鉢瓢謂劉曰可隨我行劉隨之行二
里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色石試掘之果得二石大如彈丸五采殊常道人曰子可持歸暴
露九日為細末以木瓜皮煎湯服俟病愈後可來城東駐雲堂東廊第三間左壁會我及劉疾脫然愈
即往尋之但見壁上有呂祖像宛然携瓢者云
又世傳鄂城潰陽有一貧婦素患癰病每日膝行至橋上乞錢一日遇一道人過見而問之婦曰夫故
遺姑年八十餘無以為養故來此丐些錢米以奉姑耳道人聞已遂將所執棕拂子謂婦人曰汝試牽
此起來吾薄有錢米與汝婦果牽之而起又曰汝試再隨我行婦即隨之行不數武婦大愈如平人婦
曰先生何處任我好來叩謝道人曰我在某氏樓上婦歸姑見駭問其故婦述所以次日姑媳尋至其
家樓上蓋所奉純陽帝君像也某以呂祖顯神之故因留其姑媳奉持香火以終身焉此亦婦之孝念
有以感之不僅愈其疾且資其生其慈悲為何如耶
又武昌省城西城外黃鵠磯石上有桃痕相傳呂祖假賣桃以驗眾售者第二歸遺稚子無有言及父
母者呂感忿擲桃於石上而去此痕至今猶存
又呂祖遊江夏說為呂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為人言禍福事甚驗一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
之是夕提點刑獄喻某行部自鄂首覓呂已不見得其平日所與往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曰無有
喻屬以聲色將罪之岑答如故喻命搜其家得所餘卷長歌一首論內丹事喻省之曰此呂先生也元

圭者折先生二字耳惡人者謂子將迫之也
稗說神仙五百年一遭雷劫舉過則生遂傳呂祖在北宋間曾於蔡瑞明爐中避藏劫難謂瑞明乃狀
元根器雷不得而驚之也殊屬可笑夫北宋前呂祖方一百餘歲並非五百年也况神仙九轉大還之
後三千行滿八百功圓能叱咤雷霆運斤甲丁安有畏雷劫者惟煉小還丹神氣未定五百年難免三
災通身制伏之氣鬱而必發如狂風暴火雷電交奔將肢體焚化此即雷劫之說也然不可以論上仙矣
俗有蔡君謨襄洛陽橋傳奇謂大士助力純陽贈金此不言而知其謬也但君謨根抵實自仙山而來
故得海神效順按君謨乃仙遊人初縣尉凌景陽以事出郊有道士樓二童來謁謂凌曰此仙種也可
善撫之凌見其眉目疎秀迥超凡品遂引歸衙合課以經藝秩滿囑太守置之郡學後擢上第即君
謨與弟高也道士即呂祖化形是神仙未倚狀元避雷狀元反賴神仙啟藝也書奉小說家添一段佳
話

以上二則正小說也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90
7

